

T5236.03/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文

選

六五十一

卷六

魏郡賦  
魏郡賦  
魏郡賦

左太冲

劉淵林注

魏國先生有容其容乃野而語曰昇乎交

已於公也公不

曰

情有險易

常得非自得之詞也

而聖子一

也

文選卷六

魏都賦

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太沖賦三都以吳蜀趣相頓折以魏都依制度

左太沖

劉淵林注

前注云孟陽為註魏都而今並題淵林何也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异乎交益之士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

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趙岐曰睟潤澤貌也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异異也尚書堯典四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曰武帝置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也

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

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

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

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

一客競于辯囿者也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

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

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



爾雅曰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善曰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體兼晝夜理包清濁一晝一夜又曰夫有形者生

天地未祛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於無形清輕者上為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列宿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

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居曰橫江潭而

也取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善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通邊論曰親錄譯導緩步四

禽獸無異毛來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

詩傳曰氓民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陲為襟也易曰正位居體

於四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喻也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長世字昨者以道

魏天下之胸腹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

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而子大夫之賢者尚弗曾

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

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勵翼孔安國曰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左氏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

王炳周易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胸儋耳莫不貢職漢書曰單于非正朔

所加東觀漢記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

曰百蠻貢職善曰詭隨匪人言詭善隨惡同於匪人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萇

曰詭隨詭人之善隨民之惡毛詩曰獨為匪民左氏傳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文身斷髮蔡雍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

樊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飾華離以矜然假偏疆屈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躋外駁於王

義孰愈尋靡泝於中達造沐猴於棘刺李克書曰言語辨聰之說而不度於義

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口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躋駁言惡也楚辭天問曰靡泝九達泉華安居韓子曰燕上好做巧術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

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

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王試觀客之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

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歎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

漢書伍被曰偏疆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顏以開顏精純粹而始壯華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踏讀曰外外垂也駁色雜不同也顏普丁反王逸楚辭注

曰寧有萍草蔓衍於劍閣雖嶮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善曰劍閣蜀

九達之道靡蔓也經注曰小劍去大劍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廣雅曰嶮巢高也力彫反又曰蹶敗也洞庭雖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類曰蒂果鼻也

一本喉下有  
舌字襟下有  
帝字

周禮注華讀  
孤峭之依

濟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滅之毛萇詩傳曰濬深

也鄭玄周禮注曰負性恃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南北之北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

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沉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于湄善曰左氏

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器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

介之遺風辭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

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呂角六合之樞機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

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者也范雎

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帝王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于時運距陽九漢綱絕維

卓犖諸夏卓犖與卓躒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姦回內鼎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耽耽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燼

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

寓城也不飲酒而怒曰鼎詩曰內鼎于中國漢室之亂起于閹官故曰內鼎也紫微宮在南城

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曰算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

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

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嘗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

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

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末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漢書陽九厄曰

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禁網疎濶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

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絃也尚書曰崇信茲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為于

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長合切與耽音義同謝朓後漢書曰陽球為司隸校尉虎

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鳥環反廣雅曰煨煙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反毛萇詩

傳曰殷眾也毛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楊賦曰洋溢八區言廣大也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

戰國策曰綴甲厲伊洛榛曠嶠函荒蕪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

鄧丘墟善曰漢書齊郡有臨菑縣牢落猶遺落也洞簫賦曰翩連綿以牢落東觀漢記曰第

五倫自度仕宦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鄆縣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

培塿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孽孽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

子都子都美丈夫也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塿無松且魏地者卑昂之所應虞夏之

相培步苟反塿路苟反方壺二山各已見上文

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

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世

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詩譜云魏地卑昂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

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

彼汾一曲實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沂八埏國語曰卜偃

地作土

人字唐人辭

詳改

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爲之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師曰君主之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爾

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鳥朗切

川澤迴繚恒碣砥礪於青霄河汾浩泝而皓漾南瞻淇澳於六則綠竹

純茂北臨漳滏父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

溫泉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善曰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外地理志

曰魏背鰲參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東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鄆許鄆樊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爲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

山北岳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各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故曰冬夏異沼也冀州圖鄴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時自鳴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毳彼泉水溫水在

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病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柏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在汝南胸猶前也南都賦曰洧水出汾陽縣浩古老切泝古且反上林賦曰滌漾潢漾廣雅曰浩漾大也皓故老反漾餘眇反山

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困山滏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沁水馭流也沁與比同音祕魚參典略曰浪井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

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昞昞墳衍斥斥或

嵬力而復陸或糞苦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網緼嘉祥徽顯而豫

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疇咎藏氣識緯閎象竹帛迥時世而淵默

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筆受命而光宅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井深八丈河東倚氏南有鹽

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閼閉也詩云閼宮有洫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昞昞原隰以純反斥斥廣

大之貌也蒼頡篇曰斥大也嵬嵬不平之貌嵬烏罪切糞朗光明之貌拓落廣大之貌周易曰天地交泰又曰天地網緼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徽顯成章兆猶幾事

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直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柢本也丁計反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

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毛萇詩傳曰閼閉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於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爲丞相封魏王

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

爰初自臻言占其

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

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

創而高門有閼苦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

文選卷二

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為量思重又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係

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

謀龜謀筮猶周公之下都洛邑也毛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重交易也也大壯易卦名也易

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禦風雨蓋取諸大壯謂壯觀也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溼養德別輕重也非為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善曰尚書曰謀及卜筮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也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閔又美宣王曰築室百堵說文曰偃具也饌勉反又曰偃取也子軟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也

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一之正要揆日晷

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隄而無陂造文昌之

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屈起以崔嵬髡若玄雲舒蜺以高

垂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星營室中可以與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豫或

為務西都賦序曰眾庶悅豫毛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授其鈎繩杜預左傳注銓次也與筮同周禮曰匠人建國書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隄崖也鄭玄禮記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髡垂貌也淮南子曰玄瓌材巨世埽除參差粉粉棹老復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雲素朝

以竝巨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蒂華蓮重葩而倒披齊

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滌池爾雅曰桷謂之椽善曰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尤池應龍之虹梁廣雅曰曲什謂之欒說文曰櫨櫨柱枅

也然欒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京賦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疏龍首以抗毀齊龍首而涌雷謂畫為龍首於椽承檐四隅而以瀉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毛詩曰滌池北流也旅楹閑列暉鑿挾鳥振棖題黠隄階階嶙峋長庭砥平鍾簾

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板屋宇穩也文昌殿前有鍾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製賓

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簾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暉鑿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曰鑿照也聲類曰黠深黑色也直感反黠亦黑也徒對反應劭上林賦注曰楹闌橫也西京賦曰砥鏑嶙峋嶮蒼曰嶙峋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

巖巖北闕南端迤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啓長春

用覲羣后觀享頤賓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享四方

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岩岩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闕之相望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書曰肆覲群后周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頤賓許兩切左則中朝有絕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

鏤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為外朝也文昌殿東土無綈題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

止車門諸車皆作車今作車

有聽政殿內朝所在也墨子曰堯之為君采椽不斲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溼潤不能及也  
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曰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善曰毛  
長詩傳曰施赤貌也尚書曰既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綵錦說文曰樸厚  
繒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音義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反毛  
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

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賢門左崇禮門崇禮門右順德門三門

崑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前顯陽門前顯陽門前有司馬門闈守門也周宮闈人守王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長詩傳曰猗猗萋萋茂盛貌也音此禮切叶韻東京賦曰惠風橫被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甜酒禁臺省中連闈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螭齊

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

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饌亦順時腠理則治升賢門內聽政闈向外東入有

門升賢門外東入有內鑿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闈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竝別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句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闈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螭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幕人掌幄帟鄭玄曰王所居之帳也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

宋本作內  
字並注四  
字疑衍

薦藎謨

言有章漢書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持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行璽者受事故曰諸吏漢書謂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兵醫事鄭玄問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醕之酒謂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脉也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術

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

形宇宙歷象賢聖圖以百瑞粹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

作繪茲亦等競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椒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

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四像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周禮曰正宮掌宮中次舍甲乙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頌詠也絳子對切蒞蒞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絕今終古廣雅曰鑿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右則疎

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蔓係實輕葉振芳奔龜

躍魚有際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

徑西三臺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

重雷下冰室而洹冥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畹三十畝也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蔓木之細枝者

也揚雄方言曰青齊兗豫之間謂之蔓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蔓而笞之其惠存焉子紅切係占計切莊子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遊也漢殿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



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則金鳳臺北則冰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  
一間金鳳臺有屋一百九間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直行  
為徑周行為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互堅也春秋左氏傳曰周  
陰沍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曹植責躬詩曰夕宿蘭渚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  
原田之草莓莓然莓莫來反楚辭曰石瀨兮交交說文曰滕察也千例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  
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睿靈光殿賦注飛陛揭孽方  
筆言廣也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魯靈光殿賦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基

周軒中天丹墀臨焱增構峩峩清塵

影影雲雀踈躑而矯首壯翼摘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

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

物可齊於一朝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焱焱上也風從下升也

古言栖非所覩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翥鸞於鸞標感愆風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

而無一方則不宜言翹風也但鳥跂則形定翼住飛則斂足絕據翼則舉羽翮用若將飛而尚

住故言雲雀踈躑而矯首也踈音提王吉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

實也眸眸子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窺泉揚

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說臺曰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

意迷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怵而疎矜非都虛

之輕躑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岷岷懼雖輕捷與鬼神由莫得而目逮也

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得意之謂也異乎老子曰若春升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

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

廊之有聽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正殿崔

巖層構七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摘鏤摘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

千仞曰有如皦日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南子曰

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子瞳子也

長塗牟首豪微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

蘭錡魚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年首閭道有室者也霍光傳說昌邑王輦

善口說文曰晷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倡亦唱字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

早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

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其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

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洙四門轆轤魚隆

厦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塏鳥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踣臨

焦原而不悅誰勁捷而無德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紀陽靈

停曜於其表陰祗濛霧於其裏墟城也濬深也洫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洫

堞城上女墻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城乃洫厓也

毛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

敢近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曰辭綜西京賦注曰轆轤高貌也鵬

冠子曰上及大清下及大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賦曰軼埃塏之混濁周易曰萬物

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若

茗說文曰阼基也論語曰慎而無禮則蕙蕙同思子反陽

靈天神也甘泉賦曰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曰掌地祇之禮也

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

垣開圍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

文選卷六

七

濯積水深兼葭贊胡胡藟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皜綠芰泛濤而浸心

潭以羽翮頡頏鱗介浮沉棲者擇木唯者擇音若咆交渤澥與姑餘

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勒虞箴思國郵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

鹿縱而匪禁玄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陶諸果詩曰集于灌木春秋左氏

況其巨者乎揚雄曰渤澥之鳥淮南子曰軼鴟鴞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張衡東京賦

曰淵池清籟虞箴虞人之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書為九州經啟九道人有寢廟獸有

獸臣司原政告僕夫周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

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

為併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

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繚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繫百

圍係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毛詩曰有漚漚者泉文子曰積水成海說文曰贊分別也胡

大反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荷芙蓉其根藕也說文曰白濤大波也浸潭漸漬也隨波之貌

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皜江靡鄭玄周禮注曰芰芰也說文曰白濤大波也浸潭漸漬也隨波之貌

洞簫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根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周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

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朶朶垆野奕奕菑畝甘茶伊蠢芒稗斯阜西門漑其前史起灌其

後澄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為屯雲泄為行雨水澍稷古徒陸蔣

黍黝黝桑柘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

音明叶韻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邑相望武而隔踰奕世朶朶美也詩云周原

曰田一歲曰菑詩云薄言采芣于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

鄴下有十二堰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堰下鄴切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

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賢賜田很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壞壞疇者

界也埒埒際也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

世字不叶張  
本作葉

街一作衢

胡藟

弱

心

交

玄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陶諸果詩曰集于灌木春秋左氏

曰淵池清籟虞箴虞人之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書為九州經啟九道人有寢廟獸有

獸臣司原政告僕夫周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

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

為併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

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繚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繫百

圍係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毛詩曰有漚漚者泉文子曰積水成海說文曰贊分別也胡

大反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荷芙蓉其根藕也說文曰白濤大波也浸潭漸漬也隨波之貌

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皜江靡鄭玄周禮注曰芰芰也說文曰白濤大波也浸潭漸漬也隨波之貌

洞簫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根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周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

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朶朶垆野奕奕菑畝甘茶伊蠢芒稗斯阜西門漑其前史起灌其

後澄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為屯雲泄為行雨水澍稷古徒陸蔣

黍黝黝桑柘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

音明叶韻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邑相望武而隔踰奕世朶朶美也詩云周原

曰田一歲曰菑詩云薄言采芣于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

鄴下有十二堰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堰下鄴切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

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賢賜田很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壞壞疇者

界也埒埒際也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

服樂其俗安其居隣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原賦朶朶來

以里閭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

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岩岩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欄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欄空樓齋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蔡雍胡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鄭玄曰雜色曰班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小雅曰班次也

**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重**

**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代作楨**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二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

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二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夏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謂曰闕許亮反周易曰重門擊柝說文曰扃門之關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太師周之二三公也尹氏為太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積毛萇曰楨幹也

**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開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

**殿居綺牕輿騎朝猥蹀斂其中**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古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陽南入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

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為美人故善曰古詩云交疏綺窗廣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蹀躞也徒協反說文曰斂驅也丘知反

**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閑閑起建安而首立葺墻幕室房廡**

**雜襲剗**若綺**剛罔掇匠斲積習庾成之傳無以疇豪街之邸不能及**

鄴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閤繕完葺墻以待賓客坊人以時纂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爾曰閤巷門也一日閤門中所從出入也葺覆也巧人塗人也葺墻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蘭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劒斲曲刀也斲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輟止掇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郵支首懸豪街蠻夷邸問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而開塵籍平遠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闥闐以襟帶濟有無之**

**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堯薛**五結**侈所規之博大**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

夕市日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達已見上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也堯薛高峻之貌爾雅曰規視也他弔反

**幕紛半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子平而交易刀布質而

**無算**賦車橫覆滕人所憑也周官曰聽賣買以質劑又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苟卿

書曰省刀布之斂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捶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

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明九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

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古著馴風之醇醲周

曰百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

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曰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賈曰賈禮記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

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史記曰子產治鄭不鬻賈周官曰平肆展成鄭玄曰展整也成平也市

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財也廣雅曰長常也言常

習之史記曰舜居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餘乳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

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曰淑清穆和之風既宣醇醲之化既浹孔安國尚白藏之藏去

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寶帑積滯琛幣充物切關石之所和

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廩救而駟駿白藏庫在西

百七十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為各也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

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帶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庶土交

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鄴城西下有乘黃廩燕幽州也孤弓也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

角焉春秋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

隄之輿蘇材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繁瓠之後輪布一匹二丈是謂寶布廩君之巴氏

出帳布八丈實宗反帳音稼帶音滯賈遠國語注曰開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至乎勅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

虛賦曰充何其中說文曰駟牡馬也于助反

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旌旗躍莖弓珧以解繁景矛鋌飄英三屬之甲

縵莫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平羸建安十九年五月立魏公位諸侯王上赤紱

天子於旗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屨者謂

之珧屨骨也繫弓桺也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惠文王好劍劍

士夾門而容者三千人趙太子悝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

衣曠口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雁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

乎更羸曰可有雁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雁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社

預曰勅強也尚書曰庶土交正毛詩曰庶土有揭又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

弓非勅繁不張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齊被練而銛息

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隣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

戈襲偏裝以讚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

匪制推鋒積紀鉞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尅翦方命吞滅咆

交白休虛雲撤叛換席卷虔劉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

江洲振旅鞫鞫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利五印國無

費畱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為甲裘史記蘇代曰強弩在前鉞戈在後司馬法曰師

多則讀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

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

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

文選卷六

宋本作點  
作點是

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若新發於剛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軍無不尅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曰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既畫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曰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弗哉方命尅翦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亂漢室也咆然猶咆哮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撤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度劉毅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度劉我邊陲席卷度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祗威入紘荒阻率山者謂北羈單于于白屋東懷孫權于吳會西攝劉備于巴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漿史記蘇秦曰鞣鞣殷殷若三軍之衆殺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終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者列印印角列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初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修其賞者凶命曰費雷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韋昭注曰東山皐落氏也衣之偏黎之衣韋昭注曰黎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黎音督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揚雄上疏曰石畫之臣甚眾史記曰秦穆公與晉惠公戰於韓地秦人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尚書曰方命圯族春秋感精符曰楚圖宋更相吞滅春秋推誠圖曰諸侯冰散席矣各爭恣妄西都賦曰稜威盛容淮南子曰入澤之外有八紘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制猶飲也所多切劉劭七華曰激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鞣鞣衆車聲也呼所切今為鞣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旆於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

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於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凶

園寂寥京庾流行

尚書曰往伐歸獸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執伐弱齊譬猶礮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旌洪範箕子味

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毛詩曰喪亂既平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柙胡甲反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也禮記曰仲春省園園文子曰法寬刑緩園空虛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於是東鯁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德朔北思遑

其荒服斂衽而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

祁祁載華載裔入聲協韻 岌岌冠緹綺所 纍纍髮清醕戶 如濟濁醪如河

凍醴流澌息 温耐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惜醞一 譙酣滑無譁

衍：據善注  
當作衍

呼瓜反地理志曰會稽海外有東鯁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髮首黃禮贊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贊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費蒼頡篇曰費財貨也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厨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魂曰挫糟凍飲耐清涼王逸曰凍冷也耐三重釀醇酒也韓詩云賓爾籩豆飲酒之醞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醞許氏曰醞酒美也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躑是也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上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山

文選卷六  
十一  
也周禮曰凡樂事宿縣毛詩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晰晰又曰采繁祁祁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纒今之憤也纒與縱同漢書曰諸侯纒纒從楚又終軍曰解解髮削左衽毛詩曰既載清醕說文曰漸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潘潘豐多貌也韓詩曰惜惜夜飲辭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延廣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清矣毛詩曰清首也鄭玄曰沛首之也一曰清樂也醜乙據反

樂奏九成冠韶夏冒五莖僊響起疑震霆天字駭地廬驚億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

若大帝之所興作二羸之所曾聆  
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夏大丞二帝也韶繼堯也曹與僊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餐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曰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羸也博雅曰聆聽也

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  
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  
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  
去

目之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鞞鞞所掌之音  
鞞鞞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注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

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鞞鞞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注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

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  
夏獵曰苗冬獵曰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

斧斨以時習畧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  
曰狩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籍田於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治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並曰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

林不槎枿澤不伐天  
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尊尊醴泉涌流而浩

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  
正赤喬雲者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經曰紫霓喬雲澤馬見于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又備於大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旁厚一里蒼質素章龍馬鳳凰僊人

偉兆  
郡白鹿白麀見于郡國赤魚見于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

一本作五莖  
他本作五莖  
以韶夏例之  
當作英。注  
引六莖五莖  
者詳舉之也  
引六莖五莖  
注亦文之莖  
也如本之無  
六莖字不必  
重注矣

文選卷六

可旬未詳

一人刊誤為  
投二人對刊  
曰誰後人漁  
難字易其名  
為校對  
也

三國志注云謂  
揚其西歷試  
也然今照原  
中無此語

之象粲然盛著是以有魏詩雲鳥之書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一枚延康元年三足鳥九  
尾狐見於郡國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賓主俱飲主人  
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於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之理其  
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槎士雅切耕  
五革切天鳥老切折七羊切留子能切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  
山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丁步也丑亦  
反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鳥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穎穗也尊茂  
盛貌子本切蒼頡篇曰頑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  
說文曰

收收率土遷善罔置沐浴福應宅心醴徒南粹餘糧栖畝而弗收音悉

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音悉人

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吳其神器闕玉策於金膝案圖錄於

石室考曆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消吉日陟中壇即帝

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

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篆籀篇章畢觀優賢著於揚

歷匪孽形於親戚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書見河尚臺易

所為讎校者也魏文帝好書作皇覽諸文章辭藻多奏御故曰讎校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詩  
也善曰封禪書曰收收穆穆周易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必改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  
澤尚書曰宅山阜猥積醴美也廣雅曰粹純也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雍胡廣  
碑曰餘糧栖於畝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而頌聲作矣毛詩曰厥聲載路毛萇曰路大也七  
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魏志曰文帝諱丕字  
子桓武帝太子為魏王漢帝以眾望在魏遂禪位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阼收元為黃初尚書  
曰將遜於位遜與同消擇也古玄切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儼然玄墨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論  
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風俗通曰按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為校一人  
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漢書音義曰周宣王太史大篆也籀音胃  
漢書晁錯曰今陛下不尊諸侯應劭曰按之以禮不以庶孽去之也本枝別幹蕃屏皇

家勇告任城才若東阿抗於則威險秋霜擗翰則華縱春葩英詰

知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故令斯

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鄴陵侯彰為

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足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八者八元八凱也四七者  
漢光武二十八將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  
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  
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辰曰封建懿親  
以蕃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  
耶左社險猶猛也魚贍反苟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擗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  
亦兌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毛詩曰赫赫師尹周易算祀有紀天祿有

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音密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文選卷六

恩者從之臣

細詳之意  
亦以五臣下  
以為二字乃  
傳寫誤加

本  
刊作于誤

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  
 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巨卷領與結繩踰留重華而比  
 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篤玄同奚遽  
 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 淮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為德生而不殺  
 莊周曰管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處戲神農氏當是時  
 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善  
 曰幽通賦曰且算祀於契龜音義曰算數也尚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  
 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滿若冲字書曰冲虛也魏志曰陳雷王與即皇帝位後禪位  
 于晉嗣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  
 臨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  
 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  
 不知是謂玄同韓子曰 雖厚愛之奚遽不亂 是故料 聊 其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復  
 之而無斃中之而有裕非疏糲 魯 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  
 具 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糲也韓非曰糲糧之飯黎藿之羹斃厭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  
 不俚俚鄙也善曰說文曰析量也爾雅曰諮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厝也哉毛詩曰無  
 斃於人斯又 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  
 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

山掘鯉之淀蓋節之淵狶狶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于鉅鹿河間

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僊琴

高沉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

燔 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謂通生生之情以自厚也鴛鴦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  
 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沙縣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淵而淺也蓋節淵在

平原高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曰女娃  
 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列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  
 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逢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練色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  
 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眾以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  
 來過都女都女悅之遂畱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創巴豆  
 雲英賣藥於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用下蛇十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其見俗俗形  
 無影王呼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為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  
 產婦兒生自下啜母母大怖算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  
 僊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為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  
 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曰皆繫齊待於傍  
 設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畱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  
 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道死嘯父  
 冀州人也在曲周市上曲周屬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為平于國故曰常山平于也師門者  
 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倬絕也倬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  
 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歆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洵信也毛詩曰  
 舍命不渝毛長曰淪變也淀音殿說文曰狶亦翽字翼翽也叔鼓反今音祇狶狶飛貌也馮衍爵

燔

燔

燔

燔

燔

燔

燔



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衆書  
往往頗出左傳太史起曰奉以周旋  
易陽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

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酒千日淇洹之筍信都之棗雍

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縣續房子練總清河若此

之屬繁富夥禍狗古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枚乘菟園賦曰易陽之容

雅質史遷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趾躍躡真定屬中山郡出御梨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日憶曰玄石前來酤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隣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已闋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塚上掘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桓斌曰雍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練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跼為躡躡都牒反躡所解反辭君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涵淇園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洹汲郡汲即衛地也洹或為園洹音垣孔安國尚書傳曰續細縣廣雅曰總緝也廣雅曰狗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間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

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墮墮本前修以作系胡計切

變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上之敘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

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墮墮本前修以作系也前修謂前賢也離騷楚語法夫前修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頽墮墮使山澤之人得至揚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收罝罟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墮墮墮墮亂以收其罝罟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修以為系胤之意也系者胤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墮墮之事首尾相劇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墮墮謂為系辭同音於茂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墮墮收罝罟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及化人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曰推見至隱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  
其軍容弗犯信其果

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則魏

絳之賢有令聞也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鍾二肆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

共之管敬仲相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謂之元勳配管敬之績也悼公得二

拜而賜魏絳一肆故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

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

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毛詩曰令問令望  
閒居隘巷室

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  
木之德自解紛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  
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  
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執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  
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投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

為然乃止于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貴非吾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開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邇老子曰解其紛也

**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嗾嗾同軒擗**格**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

**名若蘭芬也**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御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嗾古謙字說文曰擗按也

**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室**知**隙之策**

**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云也**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忘壁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以告魏將魏齊齊擊折脇摧齒雎死即盛以篋中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乘篋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反論曰嗾枯則冬榮解嘲曰室隙蹈履而無所屈也

**權雄蜀與鵠鵠同窠句吳與鼃鼃**

**同穴**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推揚推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鶻鵠株株鶻具瑜反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徒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說文曰鼃蝦蟇也胡蠅及鄭玄周禮注曰鼃蝦蟇屬也鼃莫耿切

**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鼃**善曰漢賈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鼃蜀之便山若禽獸

**山阜猥積而踣距泉流迸集而映咽**

**隰壤漑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阜韓王曰成阜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日隰漑而石也或作溜字

**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土熯**

**暑封疆障瘡**吳蜀皆暑溼其南皆有瘴氣善曰瘡猶出也瘡蒼曰瘡熱貌許妖切

**蔡莽螫刺**力昆蟲毒噬

**漢罪流禦**

**秦餘徒邪**揚雄蜀都賦曰秦漢之徒充以山東貨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曰南北秦餘徒邪

**陋稟質蓮脆**蔣巷無杆

**或魑**直**髻而左言或鏤膚而**

**或魑**直**髻而左言或鏤膚而**

鑽髮或明發而嬿歌或浮泳而卒歲 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惟結左語不曉文字嬿謳歌巴土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

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泳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善曰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子踐反文身即鑠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嬿嬿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佛或作 風俗以墜果為嬿人物以戕害為藝

嬿音葦若一音徒了反毛詩曰何以卒歲 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

攝憲章所不綴 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 由重山之束阨 介 因長

川之据勢距遠關以闕闕 俞 時高櫟而陞制 重山東阨謂蜀也長川据勢謂吳也漢書曰形束壤制善曰束阨拘

束其民由於湫厄也据執依据据川之形執也闕闕望尊位也陞制亦以高櫟之陞 薄戍緜霖

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 善曰緜霖微貌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蝥作罔罔今之人學之蛛蝥莫

侯反莊子蓬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絕揆既

往之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 善曰尚書曰命勦于小反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 顧非累卵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怛

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偃仆也 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後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口是不危復

有節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隣國將欲興兵社稷 稷亡滅君欲何望公即壞臺賈逵國語注曰怛懼也 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

藹 善曰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日 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 善曰尚書大

往朝周過殷之墟見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適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

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矐焉相顧蘇焉失所有視曹容神心形

茹施氣離坐快墨而謝 矐懼也左傳曰矐氏矐矐毛詩曰有視而目昔愧也左傳曰亦無膏焉揚雄方言曰慙也荆揚之間曰快善曰張以矐充龍反

今本並為矐矐大視呼縛反說文曰矐失意視他狄反字者曰葉垂也謂垂下也矐與葉同而體切說文曰矐心疑也亦而隨反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如舉反廣雅曰施釋也施紙反快救典反杜預左傳注曰墨色下也說文曰謝辭也 曰僕黨清狂林迫閩濮 卜 習蓼蟲之忘

辛亂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 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注色理

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也賈誼鵬鳥賦曰林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閩已見吳都賦孔安國尚書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不知從乎蓼霍王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蓼藿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 過以汎剽之單慧歷執

古之醇聽 揚雄方言曰汎剽輕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 兼重 直龍 悛以

馳繆倘辰光而罔定 善曰言既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廣倉曰性用心并誤也方奚反說文曰馳重大第物也弋鼓反漢書音義應劭曰倘背也音面國

廣倉特作 悛以 直龍

語曰次序三辰賈  
達曰日月星也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

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則又曰上  
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  
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合造化出於形器之表  
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  
下覆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泰稷之不  
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釋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之

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善曰二客問言朗然  
心悟猶春霆響驚蟄

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 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  
蟄蟲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起而驚蟄諸周易曰潛龍勿用也

異同之性庶覲蔀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止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

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  
正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  
覆蔀蔀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

厚家覆蔀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 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

曙箴規顯之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  
溫至黍生今各黍谷並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光明也 雖明

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

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  
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

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于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  
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 亮曰日不雙麗世

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二客自言安能  
守此者自悔也

荀卿子曰辯說譬論齊給便用而不慎義謂之奸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書文帝  
賜尉陀書云兩帝並立新序單襄公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

辨害義小  
言破道也

文選卷七

賦丁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一首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一首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一首

司馬長卿上林賦一首

楊子雲羽獵賦一首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善曰漢書曰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

卒桓譚新論曰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然舊有集注者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他皆類此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以此上方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

得見乙所用如雍時物又立后土於汾陰雖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

明已見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雖音雖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

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善曰惟有也

帝也上定泰時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明號

因尊已之明號也廣同符三皇錄功五帝文類曰符合也善曰言同符卬胤錫羨拓

迹開統應劭曰卬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於是乃

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善曰爾雅曰命告也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星陳而天行

善曰星陳天行已見西京賦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鈎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

鈎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善曰鈎陳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當主也主謂典領也屬堪輿以壁壘兮捐夔魑而扶獠

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魑耗鬼也獠狂亦惡鬼也今

地道也說文曰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鞞而軍裝服虔曰自招搖遊神之屬也張

昭漢書作照  
唐避武后諱改

永始黃初史年  
元平內辰至成帝  
永始三年丁未為  
四十歲班書贊言  
年四餘自蜀未  
游京師王香存  
之待設此賦為四  
年所上無疑也  
長楊事在延平  
元二年京成

翰下垂之貌也蠖於纒切帥爾陰閉雲然陽開音灼曰帥聚也雲散也善曰文子騰清

霄而軌浮景兮夫何旃旒郅偁之旖旎也

張晏曰軌過雲與倒景也服虔曰旖旎從風柔弱貌善曰薛君韓詩章句

曰騰乘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軌過也浮景流景也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所不知者曰何周禮曰鳥隼為旃龜蛇為旒郅偁竿之貌也郅音質偁音桀旖旎於綺切旒女氏  
流星旒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

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蔡邕獨斷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傍也同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玉車以玉飾車也  
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

善曰陸離參差也方言曰馭馳也郭璞曰馭疾也聖主得賢臣頌曰追奔電逐遺風駢音萌切馭先合切  
凌高行之崿嶷兮超紆譎之清

孟康曰衍無崖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崿音踊崿音殊如淳曰崿嶷上下眾多貌  
登椽樂而桓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

服虔曰椽樂耳泉南山也凌說恐懼貌也李奇曰桓音貢蘇林曰桓字也善曰楚辭曰令帝閭闔闔而望于子逸曰閭闔天門也說鉅陵切  
是時未轅夫甘

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

善曰轅與繹同至也通天臺名已見上文辭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  
下陰潛以慘廩

今上洪紛而相錯

善曰慘廩寒貌也廩來感切  
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

彌度

善曰七發曰條上造天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爾雅曰彌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慶音羌度大各切彌或為彊  
平原唐其壇曼兮列

新雉於林薄

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葦相近善曰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攢新雉辛夷也本草辛夷一名辛引廣雅曰雉夷葦相近善曰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攢

并閭與菱蓐兮紛被麗其亡鄂

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并閭樓也菱蓐草名也麗分散貌也風賦曰被麗披離鄂垠鄂也菱步末

義切麗音隸

宗丘陵之駮駮兮深溝欽巖而為谷

蘇林曰駮駮音巨我善曰駮駮高大貌也欽巖深貌也欽口

逞逞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橋舉也橋與矯同其响昏亂之貌冥莫見切响音縣  
於是大厦雲

以弘恂兮指東西之漫漫

孟康曰劉清也服虔曰恂大貌也音敞善曰劉濫  
徒徊

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

善曰言迷惑也  
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垝圮而亡

章昭曰軫欄也軒檻板也善曰軫與櫛同周流流行周遍也軾軾廣大貌也鸚鳥賦曰軾軾無垠軾音零垝烏朗切  
翠玉樹之青葱兮璧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危危壯勇之貌也嶽  
馬犀之麟瑞

善曰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壁馬犀言  
人仡仡其承鍾虞兮嵌巖巖其龍鱗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仡仡壯勇之貌也嵌  
配帝居之縣

善曰景大也善曰配帝居之縣

火敢  
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忻忻

廣雅曰忻熱也音欣

文選卷七

三

孤臣書作疆  
天祿歲餘三廿  
宮有三秦之甘泉  
宮在渭南隋之  
泉宮在鄠漢  
之甘泉宮在漢  
湖雲陽記云谷口  
去雲陽宮十里  
源沸騰飛泉漢  
激而岸峭壁孤  
植盤潭然凝注  
每入穴中朱明盛  
暑者當晝暫暗  
涼秋收後繼祀  
不暖所謂寒門  
也漢世以為避  
暑之書

垝圮漢書作軾  
軾五臣本同

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曾城縣圃閩風崑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洪室嘯其

獨出兮極北極之嶸嶸應劭曰嶸特貌也極至也晉灼曰嶸嶸檄也善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嶸其勿切檄竹指切嶸千句切列宿

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枅板韋昭曰榮屋翼也服虔曰枅中央也板屋雷鬱

律於巖窅兮電儵忽於牆藩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窅洞房釋名曰窅幽也儵忽疾貌也藩籬也窅一平切鬼魅不

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善曰逮及也爾雅曰顛隕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蟻蠓

而撇天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如淳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返從下照故其景倒又曰絕度也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善曰後炎爾雅曰蟻蠓蟲小於蚊張揖左槐槍而右玄冥兮前燁闕而後應門

三蒼注曰撇拂也蟻莫孔反撇匹列反晉灼曰大人賦曰攬機槍以為旗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雉擬相如故云爾也燁闕赤色之闕也南方之帝曰赤燁怒應門正門在燁闕之內也善曰應劭曰大人賦注曰機槍奔星也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如淳曰言闕之高乃陰西海也

也燁必遂切名曰幽都黑水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方言曰汨疾也于筆切蛟龍連蜷於東崖兮白虎敦圍乎崑崙善曰連蜷長曲

於西清服虔曰高光宮名也晉灼曰穆流猶流善曰穆流高曲之貌也洛盛貌也方皇即彷彿觀名也漢書曰甘泉有高光旁皇旁音傍西清西臨清淨之處也上林賦曰象輿偃

於西清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晉灼曰以黃金為璧帶含藍曰璧玲瓏明見貌也善曰

浮柱之飛榭兮神莫莫而扶傾善曰扶舉也舉浮柱之飛榭言檐宇高峻若神清淨而扶其傾危也閶闔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善曰閶闔高也說文曰閶闔高大之貌也寥廓虛靜貌紫宮及崢嶸並

莫毛莫曰莫莫清淨也已見上文閶音浪寥音寮駢交錯而曼衍兮峻嶒隗乎其相嬰善曰駢列也曼衍分布也嶒隗山長貌嶒隗高貌嬰

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服虔曰蒙籠膠葛貌棍成言自然也善曰雲閣

曳颺有物混成棍與混同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善曰言宮觀之高故紅采翠氣流離宛延在其側而

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云為戒若臨深淵也善曰晏子春回焱肆其碣駭兮被桂

椒而鬱移楊服虔曰回焱回風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肆疾也碣過也廣雅曰駭起也被與披同說文曰鬱木聚生也爾雅曰棠棣移也楊楊樹也言回風碣駭披散桂椒又

香芬菲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善曰言香氣芬菲穹隆而盛乃

薄櫨柱上榭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將擊也

擊也

擊也

擊也

擊也

擊也

擊也

漢書書作還

批漢書作



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萼萼李奇曰鋪門鋪首也善曰言風飄香氣既排玉戶而颺金鋪又發揚蕙蘭與萼萼也長門賦曰擠玉戶以撼金鋪司

馬注子虛賦曰惟彌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善曰彌環風吹帷帳之聲也拂

即靜字耳彌音萌切環音張晏曰聲細

相和也善曰莊子黃帝曰一清一濁陰陽調和不遇羽穆然

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張晏曰聲細

曰割曲刀也剛曲鑿也善曰尚書曰倕汝作其工般張晏曰聲細

魯般也爾王爾也並已見西京賦般與班同倕音垂張晏曰聲細

若夢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斯征伯喬漢書曰

正伯喬並同也餘依晉說列仙傳曰倕倕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能張晏曰聲細

飛行速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謔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見謔即諦字音帝張晏曰聲細

物化目駭耳回善曰蒼頡篇曰駭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璇題玉英蚺蚺

躩躩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張晏曰蚺蚺躩躩刻鏤之

淵蚺於緣切躩鳥郭切躩胡郭切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文子

恩恩漢書作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服虔曰釐福也韋昭曰逆迎也迎受廼搜速索偶臯

伊之徒冠倫魁能韋昭曰搜擇也迷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函甘棠之

惠挾東征之意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相與齊乎陽靈之宮善曰韓康伯

心曰齊齊側皆反祭也又曰東山周公東征也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善曰靡謂偃靡之藉地而

天之所故曰陽靈佩吸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善曰淮南子曰志厲青雲非夸冷也司馬相

通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霞與瑕古字

祭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

歌頌以祭地祇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

所交切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

猶歲也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軌而下馳如淳曰東阬東海也苦庚切晉灼曰軌

黑水至于三危語注曰肆恣也楚辭曰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回應劭曰龍淵在張掖

銜漢書作御小瓶注或作銜俗段也



耕藉 臣贊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

不歌不頌謂之藉田賦一首 賦故二名項王 初藉於千畝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頌也

潘安仁 賦榮緒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總角辯慧擿藻清豔鄉邑稱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 晉書曰

田戊子大赦今為丁未誤也千畝已 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 周禮曰甸師掌

王藉鄭玄曰師猶長也然師而為師者避晉 封人墮宮掌舍設桓 周禮曰封人掌設王

景帝諱也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也 舍設性桓再重杜子春讀為性桓性桓行馬也墮以季切桓音互

幕黜以雲布 國語號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楊修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

沃野墳腴膏壤平砥 墳腴平砥已見上文史記曰京師 清洛濁渠引流激水

遐阡繩直邇陌如矢 史記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通曰南北

服於縹輓兮紺轅綴於黛耜 縹輓帝耕之牛也說文曰縹帛青色音慈耜牛也見

職分 百僚已見上文羽微賦曰先置乎白楊 自上下下具惟命臣 周易曰自上下下其

惟帝臣鄭玄儀禮注 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麟麟 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

微風生於輕噫織埃起於朱輪 森盛貌也毛詩曰奉璋

若湛露之晞朝陽似眾星之拱北辰也 毛詩曰湛湛露斯匪暘不晞

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 周禮曰王出入則

常伯陪乘大僕秉轡 尚書曰左右常伯應劭曰漢官儀曰侍中周

后妃獻種稔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 周禮

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舊儀曰漢

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大僕御也

文選卷七

文選卷七

文選卷七

文選卷七

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之種而獻于王鄭司農曰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

漢書曰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換具也史記曰后稷播殖百穀孔安國尚書

傳曰播布也蒼穎篇曰殖種也擊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周禮有擊壺氏周禮曰宮正

長也官中之長也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警蹕天子乃御玉輦陰華蓋輦華蓋中道玉輦大輦也華蓋

已見西京賦衝牙錚鎗綃純綷綷禮記曰凡帶必有佩佩玉有衝牙鄭玄曰衝牙居中央以

曰綃綺屬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純素也漢書班婕妤賦曰紛綷紛兮純素聲綃思樵切純音九終七碎切綷七大切金根照耀以炯炯晃兮龍驥

騰驤而沛艾司馬彪續漢書曰漢承秦制御為乘輿金根安車五采表朱玄於離坎

飛青縞於震兌中黃羣以發暉方綵紛其繁會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

南方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震者東方兌正西秋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

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也縞古老切周禮曰地謂之黃臧榮緒晉書鹵簿曰青

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馴建旗十二如車色

五輅鳴鑾九旗揚旆周禮曰王

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龍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旛瓊鉞入縶

雲罕掩藹臧榮緒晉書曰雲罕車駕駟駟車載關與鉞音義同也蒼簫管嘲晰以啾

嘈兮鼓鞞磁隱以砰磁籥管已見上文楚辭曰嗚嗚嘲晰而悲鳴蒼頡篇曰啾衆聲也

輅

舊列無戰車三  
字  
隱晉書作磁

小鼓也鞞與鞞同步迷切磁與旬音義同火宏切字書曰砰大聲也字指曰磁大聲也砰披萌切磁苦蓋切

區外荀簾軒翳已見西京賦天子震震填填塵為連天以幸乎藉田郭璞爾雅

注曰闐闐群行聲也東觀漢記曰王邑蟬冕頰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見魏都

賦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

碧貌壇撫御耦降謂臨幸也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天子升壇上空無祭天子耕於壇舉

耒三推而已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曰耒廣五寸二耜為耦王逸楚辭注

曰撫也坻場染履洪縻在手壤之名也音傷說文曰縻牛纏也忙皮反三推而舍

庶人終畝推已見上文國語魏文公曰王耕一壠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韋昭曰一壠一

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實也發發切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維用之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禮記曰帝藉三

推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都謂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鄙邑也左傳孔子曰

長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頌斌而咸辰雜還衆多貌也頌斌相被褐振裾垂髻

總髮老子曰被褐而懷玉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褐者籠衣也爾雅曰被謂之裾郭

璞曰衣後裾也被音劫魏志毛玠曰臣垂髻執簡卑答曰髻髻也大聊切毛詩曰總角之

角結髮也躡踵側肩倚裳連襪說文曰躡追也躡其踵所以為追逐也聲類曰踵足

根也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賈逵

坻場晉書作游

類一本作頰誤  
羊原作干

國語注曰從後牽曰犄方言曰復襦江湖之間或謂黃塵為之四合今陽光為之潛

翳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西都賦曰紅塵四合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

乎聖世列子曰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康衢已見上文情欣樂於昏作今慮盡力乎

樹藝昏作已見西京賦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頒職事二曰樹藝鄭玄毛詩箋曰藝猶樹也靡誰

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說文曰誰何也謂責問之也字書督察也上逸楚辭注曰課試也躬先勞以說

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史記曰秦繁法嚴刑而天下不振有邑老田父或進

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

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人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

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言治國之道以商為末而農為本以貨為後而食為先也陸賈新語注曰治末者謂其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末

如始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夫九土之

宜弗任四人之務不壹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曰九土九州之正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壹專一也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又曰夫

人字遊諱改

祿足以無儲藉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言無儲藉以度荒災空自必望於歲也崔寔代其耕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曰虞度也左氏傳王曰余一人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三季之衰皆此物也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今聖上昧日不顯夕惕若慄昧且不顯已見東京賦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爾雅曰慄懼也圖置於

豐防儉於逸言常節約以戒不虞故圖之者必於豐殷禦儉者在於奢逸也廣雅曰儉少也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尚書曰欽哉欽

哉惟刑之卹哉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國語說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韋昭曰

邑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此亦堯舜

之用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廟祧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宗祝在廟鄭玄曰宗宗人

謀其日應劭漢書注曰諏謀也籩簋普淖則此之自實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共簋簋實之陳之儀禮曰

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云淖乃孝切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左氏傳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

為酒又曰甸師祭祀其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黍稷馨香旨酒嘉粟

後焚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說文公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左氏傳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

嘉德而無違心所謂馨香無譴杜預曰栗謹敬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

也左氏傳季良奉案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古人有言曰

普淖

吉當作福後人  
修政福字幸叶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孝經曾子曰

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

或繼之者鮮哉希矣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逮我皇晉實光斯

道鄭玄毛詩箋曰光明也斯道謂孝道也儀刑乎于萬國愛敬盡于祖考毛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

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西京賦曰勸穡於原陸論語孔子曰百姓

寧何晏論語注曰本基也

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

焉一役謂藉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左氏傳陰飭甥曰此一役也秦可以霸不亦遠乎不亦重乎論語敢作頌曰

思樂旬畿薄采其芣芣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毛長曰薄辭也大君戾止言藉其農

我公田實及我私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耜也奴豆切毛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簋斯盛我簋斯齊禮記曰

田以事天地山川以為齊盛毛長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齊音資

我倉如陵我庾如坻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

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

念茲在茲永言孝思言念此黍稷在此祭祀也尚書禹曰念茲在茲毛詩曰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禮

史正辭左氏傳季梁曰上思利人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神祇攸歆逸豫無期左氏傳

能歆神人杜預曰歆享也毛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尚書王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畋獵鄭玄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之用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馬融曰取獸曰畋

子虛賦一首善曰漢書曰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上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風諫焉

司馬長卿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好讀書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病卒

郭璞注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司馬彪曰畋獵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畋本或云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非也畋罷子虛過妣烏有先生張揖曰妣誇也且亞切字當作託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

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藪也

在南郡華容縣善曰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然自卑之稱也夢莫諷切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

萬騎畋於海濱郭璞曰濱涯也列卒滿澤罟網彌山郭璞曰彌覆也善曰罟已見上文掩兔麟射

麋脚麟司馬彪曰麟也音余辜昭曰脚謂持其脚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掩者覆也鷲於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

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搗車輪鹽而食之也善曰搗搗也搗而緣切搗二頓切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郭璞曰伐其功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

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

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郭璞曰下車謙也臣楚國之鄙人也廣雅曰鄙小也幸

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

也善曰覽於有無謂或有所見或復無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

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

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璞曰特獨也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

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峯峯郭璞曰隆崇竦起也善曰辨音佛岑岑參差曰

月蔽虧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善曰峯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摻結而峻絕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

也假借協陀罷池陂陀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頽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陀音駝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章

其土則丹青赭望雌黃白垺錫碧金銀張揖曰丹青丹沙也青青腹也赭赤土也垺白土也蘇林曰

之韻也白垺白石英也垺音附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衆色炫耀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其石則赤玉玫

瑰琳璿昆吾張揖曰琳珠也璿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也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璞曰琳玉名瑊玕玄厲張揖曰瑊玕

瑊玕瑊玕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緘功音勒瑊石瑊瑊張揖曰瑊石瑊瑊皆石之次玉者瑊石白者如冰瑊而充切善曰管子曰陰山瑊瑊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張揖曰蕙圃國策曰白骨疑象瑊瑊類玉圃也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芷白芷也若杜若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藁本善曰辭綜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芷若下或有芎干非也芷

芷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蘼蕪蘼也似蛇牀而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文穎曰芷草名一名巴蕉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登降陲靡案衍壇曼司馬彪曰陲靡邪靡也案衍案下也壇曼平博也善曰陲七爾切衍弋戰切壇徒且切曼莫幹切緣以大江

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張揖曰葳蕤馬藍也葳似蕪麥也苞荔也荔馬荔也蘇林曰葳斯歷切

薛莎青蘋張揖曰薛藟蒿也莎蒿候也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雁所食善曰蘋音煩其埤溼則生

史記有射于字字小顏漢書亦以為流俗妄增天祿後錄青蘋字子謂之雁膳別種為白蘋

蛟魚非蛟龍  
之蛟  
漢書其字作巨  
史記同

**藏葇蒹葭** 郭璞曰藏葇草名中牛馬芻張揖曰  
**東藩彫胡** 張揖曰東藩實可  
**蓮藕** 鮒

**盧** 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  
**菴閭軒子** 張揖曰菴閭蒿也子可醫疾軒子菴草也  
**衆物居**

**之不可勝圖** 郭璞曰  
**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 郭璞曰波  
**外發美**

**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 應劭曰芙蓉蓮花也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瑋瑁鼈龜** 張揖

狀魚身而蛇  
**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榎栲豫章** 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善曰尸子  
尾皮有珠也  
**桂椒木蘭檠離朱楊** 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檠皮可染者

楠豫章本或林下有巨  
**榘黎栲栗橘柚芬芳** 張揖曰榘似黎而甘也栲栲栗也善曰說文曰

幹名曰朱木楊柳也  
**其上則有鷓鴣孔鸞騰遠射干** 張揖曰孔鸞雀也騰遠鳥也射

都之郢然諸說雖殊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曼蛇狸狌** 郭璞曰曼蛇大獸似狸長百尋狸似狸而

名也善曰  
**於是乎乃使剗諸之倫手格此獸** 善曰

射之舍切  
**楚王乃駕馴駁之駟** 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

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  
**曳明月之珠旗** 張揖

已見吳都  
**左烏號之雕弓** 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

賦解音戶  
**陽子驂乘娥阿為御** 張揖曰陽

**之勁箭** 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  
**案節未舒即陵狡獸** 司馬彪曰案節行得

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娥阿古之善御  
**乘遺風射游騏** 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呂氏

者見楚辭娥音織善曰楚辭曰娥阿不御焉  
**雷動焱至星流霆擊** 郭

狡獸狡健之獸也善曰天文志  
**洞胸達掖絕乎心繫**

曰案節徐行服虔曰謂行遲也  
**雷動焱至星流霆擊** 郭

也為得其草而貴之故也  
**雷動焱至星流霆擊** 郭

曰軼轉言車之疾能過野馬及陶駘也軼不言  
**雷動焱至星流霆擊** 郭

車轉不言過互文也轉音衛陶音逃駘音塗  
**雷動焱至星流霆擊** 郭

如馬一角不角  
**雷動焱至星流霆擊** 郭

者騏騫音騫  
**雷動焱至星流霆擊** 郭

曰霆  
**雷動焱至星流霆擊** 郭

娥阿史記作織阿  
案隱服虔云織  
阿為月御又樂產  
云織阿山名有女  
子處其若月歷  
若度雖八月十  
因名月御也

明月珠綴飾旗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蛟  
珠旗宋均曰蛟魚之珠有光耀可以飾旗  
建干將之雄戟 張揖曰干將韓上劍師也雄戟胡  
中有解者干將所造也善曰好





漢書作于是王  
無以應僕當從

謂割鮮粹輪也郭璞曰粹染  
也善曰將音鬱粹七內切  
臣竊觀之齊始不如善曰毛萇詩傳曰始近也於是齊王無以

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吾國郭璞曰言

有惠賜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蘇秦曰今先生  
不遠千里而庭教高誘曰不以千里之道為遠  
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

使者出畋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音灼曰謙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

也善曰國語曰戮力一  
心賈逵曰戮并力也  
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

先生之餘論也善曰風烈已見上文先生謂子虛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

而盛推雲夢以為高郭璞曰以為高談奢言淫樂而顯侈靡郭璞曰顯明也奢闊

也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

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善曰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

之義彰君惡害私義非楚國之美彰君惡也害足下之  
信傷私義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  
一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

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善曰使者失辭為輕於齊使其非其人為累於楚也累力瑞切且齊東階

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階司馬彪曰齊東臨大海為渚也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善曰呂氏春秋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也聲類曰階

或作  
渚 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掖縣於其上築宮闕也射乎之罘音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腫縣獵其上也善曰睡直瑞切浮渤

澗應劭曰渤澗海別枝也澗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慎為隣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北接之右以湯

谷為界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以為東界也善曰言為東界則右當為左字之誤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善曰山海經曰青丘其狐

九 傍徨乎海外善曰毛詩曰海外有葭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善曰蒂芥

已見西  
京賦 若乃倣儻瑰瑋異方殊類郭璞曰倣儻猶非常也善曰廣雅曰瑰瑋瑋也倣生歷切珍怪鳥獸萬

端麟皞善曰高唐賦曰珍怪奇皞不可稱論張揖曰皞與萃同集也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尚不

能計張揖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高為堯司徒敷五敘率萬事應劭曰契善計也善曰廣雅曰充牣滿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

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善曰言見先生是客也是以王辭不

復司馬彪曰復答也何為無以應哉

文選卷之四

何為無以惡結

言燕趙之樂... 大夫士又具容

謂信... 燕趙之樂... 大夫士又具容

謂信... 燕趙之樂... 大夫士又具容

謂信... 燕趙之樂... 大夫士又具容

謂信... 燕趙之樂... 大夫士又具容

謂信... 燕趙之樂... 大夫士又具容

謂信... 燕趙之樂... 大夫士又具容

謂信... 燕趙之樂... 大夫士又具容

文選卷八

改備上林賦

司馬長卿

亡是公听然而笑... 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

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 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

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 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

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

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

發譽而適足以明君自損也... 且夫齊楚之

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右西極... 丹水更其南

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 丹水更其南

小雅當是也

日圖圖南

入河水更公衡切紫淵徑其北文類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淵終始灞澹出入涇渭張揖曰灞澹二

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鄠鎬澹澹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張揖曰鄠水出

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善曰澹即澹水也說文曰澹水出鄠縣北入渭灞水出杜陵鄠縣南山鄠谷

今名沈水自南山黃子陂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郭璞曰經營其內周旋苑中也蕩蕩乎

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善曰潘岳關中東西南北馳騫往

來郭璞曰言更相錯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也善曰行乎

洲淤之浦張揖曰淤漫也浦水崖也淤於庶切善曰經乎桂林之中張揖曰桂林林

蘇林曰揚雄方言曰汨逕疾也汨于筆切郭璞曰混并也阿大陵也赴隘陘之口郭璞曰夾岸間為陘

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崎曲岸頭也郭璞曰堆沙堆也丁河切崎巨依切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洶涌彭湃司馬彪曰洶涌

相戾也洶許勇切泝蒲拜切澤弗必汨蘇林曰澤音畢必音密司馬彪曰畢偏側泌節郭璞曰泌節

也偏字與通同揆先結切橫流逆折轉騰激冽司馬彪曰逆折逆回也孟康曰轉騰

列滂瀛沆漑司馬彪曰滂瀛水聲也沆漑徐流也郭璞曰滂音

善曰雲梯如雲屈棹也棹女教切宛渾膠盪司馬彪曰宛渾展轉也膠盪邪踰波趨滄漑漑下瀨

於淵也位位水聲也挹於狹切漑音利批巖衝擁奔揚滯沛司馬彪曰擁曲隈也善曰說

也滯直制切臨坻注壑澆澗賈墜鄧展曰坻水中山也坻音遲善曰字林曰

隱砰磅訇礚善曰沈沈深貌也隱隱盛貌也司馬彪曰滴滴涓涓洽漑鼎沸善曰

曰滴水湧出也瀝水出貌周成雜字曰洽漢水沸貌也瀝音骨洽勅立切漑子入切馳波跳沫汨瀼漂疾司馬彪曰汨瀼水聲也韋

筆切漂匹姚切悠遠長懷郭璞曰懷亦寂寥無聲肆乎永歸善曰說文曰濇清深也濇音

言水奔放而長歸於淵海也然後灑漾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也灑音暗安翔徐回郭璞曰

也焉乎瀉瀉郭璞曰水白光貌也東注太湖郭璞曰太湖在吳縣

而出也破也於是乎蛟龍赤螭文類曰龍子為螭張

其形狀未聞鯢音巨鯢音惜鯢鯢鯢郭璞曰鯢魚有文彩鯢似鯢而黑鯢似鯢鯢也

善感焉焉鯢鯢郭璞曰焉焉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鯢比目魚狀似牛脾細鱗紫色兩相

掉尾振鱗奮翼郭璞曰捷舉也鱗背上鬣也善曰高唐潛處乎深巖郭璞曰隱魚

鼈謹聲萬物衆夥善曰小雅曰夥多也明月珠子的樂江靡應劭曰靡退也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澤乃照於江邊

也張揖曰靡厓也善曰說文曰均礫明珠光也均礫與的礫音義同蜀石黃硬水玉磊砢張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硬硬石黃色水玉木精也磊砢

山其上多水玉硬如充切河洛可切磷磷爛爛采色滌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耀也磷音各滌音皓藁

積乎其中鴻鵠鵠鴉鴉屬玉張揖曰鴻大鴈也郭璞曰鵠鵠也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者交精旋

目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煩鶯庸渠郭璞曰煩鶯鴨屬也庸渠似鳧箴疵鴉

盧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倉黑色鴉鴉頭鳥郭璞曰盧鸕鷀也箴音鍼疵音資鴉音慈也群浮乎其上的泥淫泛濫隨風澹淡

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覆也郭璞曰薄猶集也啞唼菁藻咀嚼

菱藕郭璞曰菁水草也善曰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噉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從崔

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深林巨木嶄巖參差郭璞曰皆峯嶺之貌也嶄仕九嶷截辭

南山峩峩郭璞曰嶄巖高峻貌也善曰九嶷南山巖陲巖錡摧峩崛崎司馬彪曰

巖也錡欬也上大小有似欬也張揖曰摧委高貌也振溪通谷蹇產溝瀆張揖曰

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蹇產詰曲也郭璞曰自溪及浚皆水相通注也善曰言山石收斂溪水而不分泄

舍切呀呼加切開呵下切鴨音擣威魄嶢嶢丘虛堀囿郭璞曰皆其形勢也巖於鬼切

虛音祛堀音窟隱麟鬱鬱登降施靡郭璞曰隱麟鬱鬱堆壘不平貌陂池獬豸

池旁頽貌也陂音皮獬音被獬豸直爾切善曰獬豸漸平貌沈溶淫瀾張揖曰水流谿谷之間也沈以散渙夷陸司馬

布平地也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服虔曰臯澤也隄上十里一亭郭璞曰皆築地令平也被皮義切揜以綠蕙被以江

蘿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標以蘼蕪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善曰布

結縷郭璞曰結縷蔓生如縷相結檟戾莎司馬彪曰戾莎莎名也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芝與香

射干郭璞曰橐本橐茷也方末切司馬彪曰射干香草也射干舍切此薑蕞荷張揖曰此薑子薑也歲持若蓀如淳曰

韋昭曰持音懲張揖曰鉞持關若杜若郭璞曰蓀香草也鮮支黃礫司馬彪曰鮮支支子蔣苧青蘋張揖曰蔣菰也

音枏布濩閔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善曰閔大也濩音護延弋戰切離靡廣衍善曰離靡離而

也孟康甘泉賦注曰衍無崖岸也離力爾切應風披靡吐芳揚烈善曰烈酷烈香氣郁郁菲菲衆香

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非音妃於嚳布寫晻夢必弗司馬彪曰於過也芬芳之過若嚳之布寫也

也秘醇必弗音義同說文曰醴醴香氣奄藹也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孟康曰縝

師古曰載業山即今所謂峨嵋山石三原縣西

顏氏以持為符字之譌荷鬼目

紛衆盛也軋効緻密也續丑人切芴音勿

**入乎西陂** 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

**波** 張揖曰其苑南陽煖則盛冬十月草木生長也郭璞曰

**麋** 郭璞曰獮似牛領有肉堆也音容張揖曰旄旄牛也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獮白豹牛黑色出

**赤首園題窮奇象犀** 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

**地涉水揭河** 司馬彪曰揭舉衣也善

**其獸則麒麟角端駟駘素駝** 郭璞曰麒麟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善曰鄭玄周禮

**閣** 司馬彪曰廊廡上級下級皆可

**步欄周流長途中宿** 善曰步欄步廊也周流周徧流行也楚辭曰

**夷峻築堂累臺增成** 如淳曰峻山也張揖曰平此山以作堂

**頰杳眇而無見仰光棟而捫天** 善曰聲類曰頰古文

**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 郭璞曰言眼亂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地於楯軒** 善曰奔流星

**青龍蚴蟉於東箱** 郭璞曰蚴蟉龍行現也善曰

**象輿婉憚於西清** 張揖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箱

**偃佺之倫暴於南榮** 郭璞曰偃佺仙人也暴謂體

**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郭璞曰醴泉瑞水也善曰言醴泉於

**欽巖倚傾** 郭璞曰欽巖欹貌也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善曰並已

**赤瑕駁犖雜而其間** 張揖曰赤瑕赤

**於是乎盧**

**橘夏熟** 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

**枇杷燃柿亭奈厚朴** 張揖曰枇杷似斛樹而長葉子如

**櫻桃蒲陶** 善曰櫻桃蒲陶

**隱夫奠**

實漢書作

史記索隱按廣  
州記盧橘皮厚  
大小如酢多九月  
結實正亦明年二  
月更青黑夏熟  
吳錄云建安有橘  
冬月樹上覆葉明  
年夏色變青黑

棣張揖曰隱夫未 棣實似櫻桃也莫於六切 棣徒計切 荅張揖曰荅選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 離力智切 離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司馬彪曰馳 揚翠葉机

紫莖張揖曰机 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郭璞曰言其光采 沙棠

檠楮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 華楓枰櫨張

曰華皮可以為索楓櫨也脂可以為香郭璞 留落胥邪仁頻并閭郭璞曰留未詳落獲

名榦然仁頻即檳榔也胥邪并閭已見南都賦樓音鑊 櫨檀木蘭孟康曰櫨檀檀 豫章女

貞張揖曰女貞 長千仞大連抱司馬彪曰 夸條直暢實葉後林郭璞曰夸張布

大也後 橫立叢荷蓮卷櫨危司馬彪曰櫨危支重累也倚於荷切卷巨專 崔錯發飢

郭璞曰崔錯交雜發飢飢疾也 坑衡開何郭璞曰坑衡徑直貌開何相扶持 垂條扶疏

落英幡纒善曰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呂氏春秋曰樹肥無使 紛溶箭蔘猗從風

郭璞曰紛溶箭蔘支竦擢也張揖曰猶猗猗也 刻菴鼎歛司馬彪曰眾聲貌也劉音劉 蓋

也落音容箭音蕭蔘音森箭音猗猗切菴女兒切 傑池芷虎旋還乎後宮張揖曰

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文音已見南都賦 被山緣谷循阪

差也芷虎不齊也如淳曰此音此 雜襲象輯郭璞曰相重被也善曰 被山緣谷循阪

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古 後素雌雌獲飛蠋張揖曰蠋似母

獲似獼猴而大飛蠋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鬣郭璞曰蠋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 蛭

一名飛生蛭音遺蠋音誅善曰玄後言獲之雄者玄也素雌獲之雌者素色也獲音蠶 蛭

蝟蠖猱司馬彪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飛蛭四翼也獲猱 獬胡毅蛭張揖曰獬胡似

腰以後黑郭璞曰毅似鼯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 捷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

要食爾候蛭未聞也獬音誅毅呼谷切蛭音誅 捷垂條掉希間張

郭璞曰互經 天矯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獼猴在樹暴戲姿態也天矯頻申也善曰

互相經過也 捷垂條掉希間張 捷垂條掉希間張

曰捷持懸垂之條掉往著希疏無支 牢落陸離郭璞曰群奔走也善曰牢落猶 爛熳遠遷

郭璞曰崩騰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善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

人所 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郭璞曰言在行也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

校獵李奇曰以五 乘鏤象六玉蚪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蚪謂

法注倒 掉史記作 掉 還史記作環 尔一作作 泥漢書作 史記索隱頓 音賓

顏曰文說非假  
者蘭枝之四面  
也其上之奉響  
系乘皆指乘  
與言之文說是

師古曰推六謂  
弄之也其字從  
手今流俗讀作  
推擊之推失其  
義矣

似人長身被  
髮令人

虎於旒為旒似雲氣也善曰此亦假言  
也高車賦曰蜺為旌雲旗已見東京賦  
為偶辭耳善曰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  
此為前後相對為偶辭耳非謂道游在乘輿之後  
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  
青也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  
日凡五校今言四者中  
一校隨天子乘輿也

鼓嚴簿縱獵者  
張揖曰鼓嚴鼓也簿簿也  
善曰言擊嚴鼓簿簿之中也

河江為陸泰山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曰雷古雷字殷音隱

先後陸離  
郭璞曰言徧山  
野也善曰韓子

為櫓  
郭璞曰因山谷遮  
禽獸為陸櫓望樓

車騎雷起殷天動地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曰雷古雷字殷音隱

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  
曰廣雅曰陸離參差

生貔豹搏豺狼  
善曰貔虎屬音毘  
曰雲布風動周易  
曰雲行雨施也

蒙鵞蘇  
孟康曰鵞鵞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鵞似雉鬪死不  
羊也似羊而青郭璞曰足謂踏也

被班文  
善曰班文虎豹之皮也司馬彪  
成文耳

跨壘馬  
善曰  
騎之

凌二嶮之危  
善曰漢書音義曰陵上也郭  
璞三倉注曰三嶮山在開宮

下積歷之坻  
張揖曰積歷不平也  
坻下阪道也坻音遲

峻赴險越壑厲水  
郭璞曰厲  
以衣履水

惟蜚廉美獬豸  
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  
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

格蝦蛤鋌猛氏  
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  
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各猛氏蝦

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  
郭璞曰言周旋也善曰  
楚辭曰厥弭節而高厲

覽將帥之變態  
善曰部曲  
已見上文

然後侵淫促節  
郭璞曰言疾驅也善  
曰侵淫漸進之貌

儻變遠去  
郭璞  
曰儻

流離輕禽蹴履狡獸  
張揖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  
晉灼曰輕小之禽善曰張說是也

輶赤電遺光耀  
張揖曰輶過也郭璞曰皆  
妖氣為變怪游光之屬也

追怪物出  
張揖曰怪  
物奇禽也

變蕃弱滿白羽  
文穎曰變率也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引弓盡箭鏑為滿  
以封父之繁弱蕃與繁古字通國  
羊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良羊山精也

射游臯櫟蜚遽  
張揖曰臯惡鳥也故射之櫟梢也飛遽  
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臯

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  
郭璞曰言必如所志  
也善曰廣雅曰命名

然後揚節而上浮  
郭璞  
曰言

凌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俱  
張揖曰郭璞老子經注曰虛無  
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之

躡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  
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適孔鸞促鷄鷄  
郭璞

躡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  
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適孔鸞促鷄鷄  
郭璞

躡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  
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適孔鸞促鷄鷄  
郭璞

躡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  
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適孔鸞促鷄鷄  
郭璞

躡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  
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適孔鸞促鷄鷄  
郭璞

躡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  
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適孔鸞促鷄鷄  
郭璞

躡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  
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適孔鸞促鷄鷄  
郭璞

躡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  
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適孔鸞促鷄鷄  
郭璞

躡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  
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適孔鸞促鷄鷄  
郭璞

躡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  
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適孔鸞促鷄鷄  
郭璞



郭璞曰道促皆迫 **拂翳鳥** 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指鳳皇捷鷓鴣揜焦明 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善曰方言曰揜取也 **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

**集乎北絃** 司馬彪曰消搖道遙也張揖曰淮南子云八澤之外 **率乎直指** 郭璞曰率徑馳去也 **曉**

**乎反鄉** 郭璞曰忽然疾歸貌 **歷石闕歷封巒過鳩鵲望露寒** 郭璞曰歷闕也音厥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

**下棠梨息宜春** 張揖曰棠梨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郭璞曰宜春宮名在渭南杜縣東 **西馳宣曲** 張揖曰宣曲宮名也

**濯鷓牛首** 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音 **觀士大夫之勤畧** 郭璞曰徒步也輾輻也善曰輾女展切 **步騎**

**登龍臺** 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也 **掩細柳** 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 **觀士大夫之勤畧** 郭璞曰徒步也輾輻也善曰輾女展切 **步騎**

**均獵者之所得獲** 郭璞曰平其多少也 **徒車之所輔輾** 郭璞曰徒步也輾輻也善曰輾女展切 **步騎**

**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 善曰廣倉曰若蹈足貌 **其窮極倦虬驚憚聳伏** 郭璞曰言交橫窮極倦

**不被劊刃而死者他他藉藉** 郭璞曰言交橫也他徒河切 **填阬**

**滿谷掩平彌澤** 善曰廣雅曰大野曰平 **於是乎游心懸息置酒乎顛天之臺** 張揖曰臺高上

**張樂乎膠葛之寓** 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撞千石之鍾** 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 **立萬石之虞** 張揖曰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張揖曰以翠羽為葆也以鼉皮為鼓也郭璞曰華葆也 **奏陶唐氏**

**聽葛天氏之歌** 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

**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

**為之蕩波** 郭璞曰波浪起也 **巴渝宋蔡淮南千遮** 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僚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初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

**文成顛歌** 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蓋州縣其人能作

**鏗鎗闐鞀洞心駭耳**

**荆吳鄭衛之聲** 郭璞曰皆淫哇也善曰禮記曰鄭衛

**韶濩武象之樂** 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

**陰淫案衍之音** 郭璞曰流沔曲也衍弋戰切 **鄢郢繽紛激楚結風** 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鄢楚都也繽紛舞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

**優侏儒郭璞曰狄鞮西戎樂名也鞮丁奚切**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

尚唐小顏云當為殷康呂氏春秋殷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氏氣鬱閉故作舞以宣導之

千丈漢作于

美色下史漢並有于後二字

於前

郭璞曰言

靡曼美色

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也

若夫青琴宓妃

之徒

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伏義氏女溺死洛遂為洛水之神

絕殊離俗

郭璞曰離俗無雙也

妖冶嫺都

善曰字書曰妖巧也說文

曰嫺雅也或作間小雅曰都盛也

靚粧刻飾

便嬛綽約

郭璞曰靚粧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髮也便嬛輕利也綽約婉約也善曰莊子曰綽約若處子

靚音淨

柔橈嫚嫚

嫚嫚娥弱

郭璞曰柔橈嫚嫚皆骨體稟弱長豔貌也娥弱謂容體纖細柔弱也方言曰自

關而西凡物小謂之嫚嫚女教切嫚於圓切嫚音武娥即緝字

曳獨繭之綸

眇閭易以

郵削

繭一繭之絲也閭易衣長貌也郵削言如刻畫作之也善曰綸音踰綸音曳易大示切

便嫺雙眉與俗殊服

郭璞曰便步千切嫺音先嫺

步結

芬芳溫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皦

郭璞曰香氣盛也溫一候切又曰鮮明貌也善曰楚辭曰

美人皓齒以姁又曰嫈目宜笑娥眉曼睩音醜

長眉連娟微睇

縣藐

於是酒中樂酣

天子茫然

色

授魂與心愉於側

張揖曰彼色來授我

於是酒中樂酣

天子茫然

天子茫然

而思似若有亡

司馬彪曰

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

而思似若有亡

而思似若有亡

而思似若有亡

而思似若有亡

而思似若有亡

善曰言聽政既有餘暇無事而虛棄時日也間音閑

順天道以殺伐

郭璞曰因秋氣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啓蟄不殺則順天道也

時休息於此

時休息於此

時休息於此

郭璞曰謂苑囿中也

恐後葉靡盬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恐後葉靡盬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恐後葉靡盬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恐後葉靡盬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恐後葉靡盬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恐後葉靡盬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恐後葉靡盬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恐後葉靡盬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不可以示將來也善曰為干偽切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可繼也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

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田也詩曰稅于農郊韋昭曰萌民也司馬彪曰隸小臣也善曰爾雅曰命告也蒼頡篇曰墾耕也小雅曰

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贍足者也

噴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

郭璞曰芻蕘者往也

實陂池而勿禁虛

實陂池而勿禁虛

實陂池而勿禁虛

實陂池而勿禁虛

實陂池而勿禁虛

實陂池而勿禁虛

宮館而勿仞

司馬彪曰養魚鼈滿陂池而不禁民取也

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

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

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

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

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

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

足

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孟子齊景公與發補不足趙岐曰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而補不足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省刑罰

郭璞曰號號令也

改制度

郭璞曰變宮室車服

易服色

革正朔

革正朔

革正朔

革正朔

革正朔

革正朔

天下為更始

郭璞曰新其事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

襲朝服乘法駕

司馬彪曰襲服也法駕六馬也

建華旗鳴玉鸞

建華旗鳴玉鸞

建華旗鳴玉鸞

建華旗鳴玉鸞

建華旗鳴玉鸞

建華旗鳴玉鸞

建華旗鳴玉鸞

藝之囿馳騫乎仁義之塗

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論語曰游於藝塗道也善曰藝六經也

覽觀春秋之林

覽觀春秋之林

覽觀春秋之林

覽觀春秋之林

覽觀春秋之林

覽觀春秋之林

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此之於林藪也

射狸首兼騶虞

郭璞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為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為射節

弋玄鶴舞

弋玄鶴舞

弋玄鶴舞

弋玄鶴舞

弋玄鶴舞

弋玄鶴舞

干戚

郭璞曰干楯也戚斧也善曰言古者舞玄鶴以為瑞令弋取之而舞干戚也

載雲罕揜

載雲罕揜

載雲罕揜

載雲罕揜

載雲罕揜

載雲罕揜

載雲罕揜

載雲罕揜

載雲罕揜

群雅

張揖曰罕單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掩捕也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

悲伐檀

悲伐檀

悲伐檀

悲伐檀

悲伐檀

悲伐檀

悲伐檀

悲伐檀

悲伐檀

文選卷八

次史漢廷作

鼎古丹字史  
託作明

漢書有字  
即上文天子猶  
自謂大奢侈

張揖曰其詩刺賢  
者不遇明王也  
**樂樂胥**善曰毛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言王者樂得  
材智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先呂切**修容乎禮園**

郭璞曰禮所以整  
威儀自修飾也  
**翱翔乎書圃**郭璞曰尚書所以疏  
通知遠者故游涉之**述易道**郭璞曰修繫  
靜精微之術**放怪獸**張

曰苑中奇怪  
之獸不復獵  
**登明堂坐清廟**郭璞曰明堂者所以朝諸侯處清廟太廟也善曰禮記  
月令曰天子居太廟太室鄭玄曰太廟太室中央室也**次群**

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善曰得  
恩德也**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

**聽隨流而化**焘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焘猶  
勃也許貴切**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

**而功羨於五帝**善曰包咸論語注曰錯置也  
千故切司馬彪曰羨溢也**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

**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郭璞曰精銳也  
玩損也音翫**費府庫之財**

**而無德厚之恩**善曰管子曰國雖盛滿無  
德厚以安之國非其國也**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善曰鄭玄毛  
詩曰顧念也**忘**

**國家之政貪雉免之獲則仁者不繇也**郭璞曰繇  
道也音由**從此觀之齊楚之**

**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圍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

**無所食也**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  
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

**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郭璞曰愀然變色貌也材諺切善  
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也

**逡巡避席**善曰公羊傳曰逡巡北面再拜廣雅曰逡巡  
却退也孝經曰曾子避席席與席古字通**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

廣雅曰  
鄙小也**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 并序

楊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  
曰高唐賦曰傳言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應劭曰堯  
舜夏殷周

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  
帝之  
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

**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善曰財與纒同毛萇詩傳曰御進也禮記曰天子無  
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不**

**奪百姓膏腴殺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善曰孟子曰以羨補不  
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

**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善曰禮記曰天降膏露  
地出醴泉孝經援神契

曰甘露一名膏露應劭曰  
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也**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

**林**善曰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數龜龍  
在宮沼漢書注曰神雀大如雞班文**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

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  
益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也**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春秋曰  
湯見網置四面湯

東字衍漢書無

按其三  
面也  
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

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曰有之若是其大乎答曰民猶以為小也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王之囿四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人以為大不亦宜乎武帝

廣開上林園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善曰昆吾地名上有亭善曰宜春已見上文三秦記曰樊川一名御宿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善曰漢書曰盤屋有長楊五柞宮旁步浪切北繞黃山濱渭而東

善曰漢書曰槐里有黃山之宮濱渭也言循渭水之濱而東也公羊傳濤塗曰濱海而東濱與賓同音也

周衰數百里善曰說文曰穿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安孟康曰駁安殿名也

池象滇河瓚曰西南夷有昆明國又有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安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營治也建章宮名也神明臺名也

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善曰漢書曰建章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服虔曰海中三山名法効象之也游觀後靡窮妙極麗雖頗割

其二垂以贍齊民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謂之割漢書杜鄴曰邊車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故謂之齊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

禦所營善曰說文曰儲侍待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也即賦云禦自汧渭經營鄠鄠甲或為田非也尚泰奢麗誇詡善曰毛

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善曰三驅已見西都賦又恐後世復修前

好不耕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已當以泉臺為折其辭曰或稱義

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善曰假為或人之意言古之樸素而合禮者咸稱義農是則豈或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而不合禮哉故論者答之於下

論者云否各以竝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善曰論者雖自謂也言帝王文質各竝時而得宜何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

儀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古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

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曰言創業垂統者各隨時立制皆不見其差爽故五帝三王誰知其是非乎但

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嘗貴

正與天乎比崇善曰玄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黑也其堂尚玄莊子曰夫道顛頊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齊桓會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驟乘狹二王之

厄僻嶠高舉而大典善曰史記曰齊公子小白立是為桓公又曰楚穆王卒子莊王侶立呂氏春秋感精記曰黃池之會重吳子膝辭夾轂魯衛驟乘鄭氏

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文質不同明無是非也廣雅曰爽差也

即其事也

林宮館希御幸者三十五所

此三垂即指上林之垂而言注非也元帝元初二年詔采衡林園空春下苑少府佐祀外池嚴灑池田假與貧民五年罷上林宮館

布御幸於成帝建始元宮能上林宮館希御

何投師字斷  
白友屬下讀  
去之字

省漢書作  
有款云以  
為者非性  
乖理蓋失  
極

曰既僻陋小也王逸楚辭注曰嶠舉也嶠音矯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閱善曰寥廓高遠也章昭曰登高也閱大也建道

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善曰北方水色黑故曰玄冬隆

烈陰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大戴禮曰孟春百草權輿帝將惟田于靈之

圍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以奉終始顓頊玄

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者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虞掌山澤之官又曰延及也張晏曰儲積共待戍卒夾道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借其事也漢書曰廷中

陳車騎戍斬叢棘夷野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禦自汧渭經營鄠鎬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經營規

卒衛宮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咨善曰章皇猶彷彿也周流周匝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入也張晏曰日出扶

桑入湯谷應爾迺虎路二嶮以為司馬園經百里而為殿門晉灼曰路音落

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極至

也淮南子曰至于鴻濛沈茫揭以崇山章昭曰鴻濛沈茫水草廣大貌也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揭猶表也鴻胡孔切濛莫孔切沈胡朗切

音竭也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

服虔曰白楊觀名也善曰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鎔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

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育賁也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壘之

采善曰言畢之大垂天之邊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善曰朱竿太常之竿也周禮曰

口日月之旗七星之文河圖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楚辭曰攬彗星以為旗青雲為紛虹蜺為縵屬之乎崑崙之虛章

曰紛旗旒也縵旗上繫也善曰鄭玄喪服傳注曰屬連也爾雅曰河出崑崙虛縵胡天切屬之欲切虛音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

波善曰天星之羅言光明也濤水之波言廣大也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善曰淫淫與與皆行貌也槐槍為闡明月為

候孟康曰闡戰鬪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善曰杜預左傳注曰候望敵者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命不

緯籍耀嘉曰熒惑主命禮記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漢書曰狼十有四星曰弧鮮扁陸離駢衍必路服虔曰鮮扁戰鬪軍

之聞者皆曰命漢書曰狼十有四星曰弧鮮扁陸離駢衍必路陣貌也駢衍軍壘駢

衍也晉灼曰必滿也善微車輕武鴻桐捷獵晉灼曰微疾貌也音揮善曰廣雅曰武捷也

徒并切殷殷軫軫被陵緣岐窮夏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殷軾音隱羽騎營營助分殊事章昭曰騎負羽也蘇林曰助明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營

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孟康曰輻輳連屬貌也如淳曰輻音雷輳音虛

列漢書作

烈漢書作引

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善曰陽朝陽明之朝晁古字同也撞鴻鍾建九旒善曰尚書

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鐘禮記曰龍旗九旒也

六白虎載靈輿善曰杜業奏事曰輶車駕白虎四白虎馬名服虔曰靈輿天子輿也室尤竝

轂蒙公先驅善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與方竝轂蚩尤居前楚辭曰選眾以竝轂漢書音義曰蒙公蒙恬也如淳曰蒙公髦頭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竝步浪切

立歷天之旂曳指星之旃善曰歷天也指拂也霹靂烈缺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列缺閃隙也

火電照也善曰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故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而為衛也閃失染切

萃從沈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關應

吸鼻瀟率鱗羅布烈攢以龍翰善曰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曰吸喘息也

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晉灼曰在上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

與烽烈火繼者施技善曰繼者執轡之人

方馳千駟狡騎萬帥善曰駟四馬也虺虎之陳從橫膠輻森拉

雷厲驥駉駘蓋善曰駉駘蓋風聲也洶洶旭旭

天動地吸善曰洶洶旭旭鼓動之聲也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善曰羨

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善曰鄉音向毛萇詩傳曰趣趨也東西南北騁者奔欲善曰言

擗蒼豨跋犀犛蹶浮麋善曰擗音擗也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

巨挺搏玄猿善曰巨挺獸名躡天矯娛澗間善曰躡天矯之枝也莫莫紛紛山谷

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塵善曰莫莫紛紛風塵之貌也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蔕

獵蒙龍麟輕飛善曰蒙龍已見上文屢般首

帶修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虎之頭也鉤赤豹揜象犀善曰揜古牽字蹠巒

阮超唐陂如淳曰蹠超踰也音義曰車騎雲會登降閭闔善曰閭闔衆盛泰華

為旒熊耳為綴張晏曰旒幡綴旌也善曰綴亦旒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木什山還漫

若天外如淳曰還音旋言山為之回旋也善曰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服虔曰儲

逢蒙列背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逢蒙無雲之處也

於是天清日晏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晏無雲之處也

技漢書作披

狡漢書作校

萬字依漢書增

間漢書作門

屢漢書作履

浦漢書作溥

文選卷八

羿氏控弦善曰吳越春秋曰黃帝作弓後有楚派父以其道傳羿傳逢蒙說文曰匈奴名引弓曰控弦皇車幽輅光純天地服虔曰車君車也李奇曰純緣繞也善曰幽輅車聲也方言曰純文也輅一轄切純之允切望舒彌轡服虔曰望舒月御也如淳曰楚辭曰前彌莫爾切翼乎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移圍徒陣浸淫楚部善曰部軍之部伍也毛萇

之盛也埤蒼善曰六韜太公曰當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

曰扶笞擊也善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盡野地似乎掃刮也宋衷春秋緯注曰驚動也廣雅曰駭起也刮古滑切

早切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聿皇善曰罕罕罕也聿皇輕疾貌蹈飛豹霜噪陽善曰噪陽即

上文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雞頭而人身

括其雌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光精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善曰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兔而不知其名道逢

二童子曰此名爲橫弗述橫弗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橫弗述逐二童子化爲雉雄止陳倉化爲石雌如楚止南陽也橫浮謂切沈沈溶

與孟康曰沈沈也關止也言二軍之盛窮關禽獸使不得逸漏也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漏如淳曰窮音穿尤者懈怠也晉灼曰關與容貌也如晉之意言二軍茫然懈倦容貌關

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之說也莫即切尤音淫關於庶切與音豫直觀夫剽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韋昭曰直觀即切尤音淫關於庶切與音豫

古但字繼與趾同已見上文能罷之挈獲虎豹之凌遽章昭曰挈獲惶遽也善曰凌遽說文曰凌越也遽窘也徒角

槍題注躡關脰言觸車輻因關其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善曰言天雖妄發而期於必中

口創血流平於車輪也善曰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

珍池晉灼曰靖冥深閒之館也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晉灼曰梁梁山善曰尚書曰治梁及岐孔安國曰治山通水救

以山東瞰目盡西暢無崖隋珠和氏焯爍其陂善曰焯古灼

玉石簪峯眩耀青熒善曰玉石之與石也李彤單行漢女水潛怪物暗冥

不可殫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殫形也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善曰

榮光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群娛乎其中心噍噍昆鳴善曰毛詩曰關關雎鳩毛

鳴嚶嚶與秋同是鷺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

漢書注娛戲也音許其反

鳴嚶嚶與秋同由切說文曰是鷺也

漢書注娛戲也音許其反

漢書注娛戲也音許其反

漢書注娛戲也音許其反

漢書注娛戲也音許其反

沈沈溶漢書作攬

獵漢書作攬

字一作京

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也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碣薄索

蛟螭善曰嚴言可畏也巖岸側欽巖之處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欽口街切蹈獫狁據鼉鼉善曰郭璞三蒼

青色居水中食魚服虔曰音賓善曰廣雅曰據引也扶靈螭鄭玄曰扶音祛韋昭曰人洞穴出蒼梧善曰郭璞三蒼

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乘巨鱗騎京魚善曰京魚大魚也字或為鯨鯨亦大魚也浮彭

蠡目有虞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善曰有虞謂舜也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善曰鄭

箋曰方且也明月珠蚌子珠沒也善曰楚辭曰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曰殷賢大夫自投水而死宓妃已見上子胥已見吳都賦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

裳草昭曰俄印也車有蕃曰軒冕大冠也善曰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章貴賤雜衣裳言衣裳殊色也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

光振耀嚮習如神善曰嚮習疾也嚮與嚮同習與忽同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善曰

南方之邑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前入圍口後陳

盧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善曰常伯侍中也已見籍田賦楊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列子曰楊朱南游河

逢老聃高誘呂氏春秋注以為宋人喟然竝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

侈茲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樂錄圖曰成康之隆妖孽滅也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

與哉善曰東嶽泰山也梁梁父也已見上文上猶謙讓而未俞也張晏曰俞然也方將上獵二靈之流

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服虔曰受福流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發黃龍之穴窺鳳凰

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善曰言以雲夢孟諸為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數澤名也非章華是靈臺善曰言以楚章華為

是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善曰罕徂言希往也土事不飾木功不彫善曰晏子

文木事不鏤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善曰聲類曰丞亦極字也說文曰拯上舉也儕男女使莫違善

杜預左氏傳注曰儕等也莫違謂以時為婚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曰男女多違儕仕階切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

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善曰虞與娛古字通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

乎羣臣之有亡善曰言馳弋神明之囿冀以齊其聖德觀其有無而加恩施放雉免收罝罟麋鹿芻蕘與

百姓共之善曰毛萇詩傳曰芻蕘薪菜者也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

虞字對上囿字類本皆云通誤非也

薪菜一本作采薪是

夫漢書作太

漢書注南方有金鄰之國



規善曰與暢同暢通也

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

善曰祗敬也雍和也

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

衡背阿房及未央

善曰麗光華也鄭玄禮記注曰靡奢侈也

文選卷八終

文選卷九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紀行下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欲叙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

氏庫

氏庫

明年者班史因子雲自序之辭七畧誤也

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畧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畧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後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畧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右內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張羅網置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武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彘也廣雅曰狢雖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獾似獾猴豹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烏罟曰羅狢又切獾九縛切

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囚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輸長楊射熊館善曰黃圖曰長楊宮有射熊館在盤屋以網為周法李奇曰法遮禽獸圍陣也法音祛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今胡客自取其得也善曰廣雅曰搏擊也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曰有壬有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

而右褒斜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十仞廣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採截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截薛即今謂塞峩也善曰說文曰弋繫也又曰紆訕也孫音卓截音截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踣法錫戎獲胡漢書音薛音齧聚也顏監曰踣足蹴也善曰錫戎獲胡言以禽獸錫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一也變文耳踣音萃方言曰踣蹶也搃熊羆拖豪豬善曰搃拖已見西都賦木擁槍纍以為儲胥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不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槍七羊切纍力委切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厯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厯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也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都賦澹泊與澹怕同已見子虛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曰露暴露也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昧幼少之象也前年獵長楊故言數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善曰莊子曰識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

人作民

國尚書傳曰呵疑怪之辭也

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請略舉其凡而客

自覽其切焉善曰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

封豕其土竄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窳窳類獠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以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窳烏黠切窳音庚豪俊麋沸雲擾群

黎為之不康善曰如廢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廢體也毛詩曰群黎百姓爾雅曰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

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令雜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極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關橫鉅海漂崐嶠善曰橫也漂搖蕩之也匹昭切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擗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擗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擗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

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

鞮整生蟣介冑被霑汗善曰說文曰鞮整首鎧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蟣蠹鄭玄禮記注曰介冑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鍪也鞮整即兜鍪也鞮丁奚切整音牟蟣居綺切蠹所乙切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執鏡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

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善曰方音曰展申也迺展人之所乏善曰方音曰展申也

規億載恢帝業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

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隨風乘流言順從高祖之風流也躬服

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善曰言不穿不弊不更為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綈之衣履革鞜六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為服虔

大夏不居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鏤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疏珠

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瑋又曰治玉曰琢也惡麗

靡而不近斤芬芳而不御善曰廣雅曰斤推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

幼眇之聲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邪聲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衍弋戰切幼一笑切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

平也章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元命苞曰常一不易玉衡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其後熏營作虐東夷

橫畔服虔曰熏營堯時匈奴也東夷東越也一云呂嘉殺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睚眦閩越相亂晉灼曰

帝建元四年尉佗孫胡為南越王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

被其難韋昭曰眠音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

日驃驃騎霍去病也衛衛青也善曰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

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

汾沅沸渭雲合電發善

東謂東山履也○立字上有脫誤

衍一作衍誤

宋祁云疏梳疑古通用

汾沔沸渭眾盛貌 疾如奔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騰 疾如奔 也汾音紛沔音雲 疾騰波流機駭逢軼 軼言其疾也 疾與騰古字通也

星擊如震霆碎輶輻破穹廬 輶百二十步兵車或可寢處善曰輶扶云切輻於云切 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幕也余吾水名北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在朔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聾膏水也通俗文

腦沙幕髓余吾 孟康曰匈奴王庭善曰 毘橐駝燒煨彘 張晏曰煨彘乾酪母 也張揖曰煨彘山名 燒之壞其養生之具 煨音覓彘來戈切 存其國號而屬朝善曰單于匈奴王號漢書曰

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廣雅曰磔張也漢書 曰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韋昭曰外國羌胡來屬漢者也 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 善

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鹵西方 蹂屍輿廝係累老弱 服虔曰蹂尸 踐尸也顏師

古曰死則蹂踐其尸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廝輪踐其所 吮鋌瘕者金鍬淫夷者數 徒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

十萬人 如淳曰吮括也孟康曰瘕者馬脊脊創瘕處善曰如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鋌所中皆為 瘕如舍然或箭插其項木枝藜若鬚馬孔安國尚書 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 如淳曰叩

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說文曰 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善 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 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 夫天兵四臨幽

都先加 善曰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 迴戈邪指南越相夷 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 為興師往討閩越閩越王弟餘 靡節西征羌熈東馳 服虔曰熈夷名也善曰漢書音 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 義曰節所杖信節也熈蒲北切

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 善曰絕 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 善曰 曰有夏先后 莫不躋足抗前請獻厥珍 服虔曰躋舉 足也音矯 使海內澹然 善曰廣雅曰澹 方祿厥德 莫不躋足抗前請獻厥珍 足也音矯 使海內澹然 安也徒濫切

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善曰史記士為曰邊城少寇禮記子夏 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 今朝廷純仁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 浮言多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英 華王者得其根芟八區八方之區也 晉天所覆莫不沾濡 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難 蜀父老曰群生沾濡矣 士有

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 服虔曰肆奔也顏監曰肆放 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也不放心於險也善曰孫卿 子曰平則慮 廼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 善曰言時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穀皆 險安則慮危 廼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 熟為有年方言曰西秦之間相勸曰登竦

振師五柞習馬長楊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 也整屋有五柞宮也柞音作 簡力狡獸校武票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捷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

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鳥弋最在西北域傳曰去長安萬二西厭月蝓東震日域服虔曰蝓千二百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入善曰廣雅曰蝓視也

音崩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震濕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

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

無矢我陵辭君章句曰四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駝屬而還韋昭曰不

平曰陵爾雅曰禦禁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釋而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軻支輪木日未靡旃言日未暇稅駕支車也

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釋為委軻如振切彷彿或作髣髴

古委字也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善曰太尊高祖也爾雅曰烈業也復三王之田反

五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韋昭曰機所

顏監曰摩田器也晉灼云以耒推塊曰耰善曰工女功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也

出凱弟行簡易善曰毛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矜劬勞休力

役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孫卿子曰罕輿力役無奪農時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

恤幼孤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孟康曰碣磬之簾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有柄宿至搖之以奏樂碣一轉切磬音轄鞀徒刀切拈隔鳴球掉八列

之舞韋昭曰拈櫛也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八列八佾也若居點切球音求掉徒鈞切酌允鑠肴樂張揖曰允信也

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肴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又曰於鑠王師又曰君子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

祐善曰毛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又曰受天之祐爾雅曰祐福也音卽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聲之相投也其勤若此故真

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方將俟元符晉灼曰元符大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

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蓋曰難蜀父老曰增太山之封加梁甫之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李軌

法言注曰五帝三王延光至今不絕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

踐芻蕘誇詡衆庶盛欲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秔稻屬也聲類以

為秔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秔稻梨栗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蹴路馬芻說文曰芻草薪也毛萇詩傳曰詡大也且盲者不見咫尺而

離婁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客徒

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曾辭之舒也言未卒墨

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善曰體猶法也迺今

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愛猶各也

太尊漢書作太宗

射雉賦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晉邦過江斯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爰字長天見宋書思倖俾以備遺志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群飛

樂羽族之類或群或飛飲啄恣性也善曰七發曰游涉于雲林辭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鸚鵡

賦曰羽族之可貴者

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暈

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暈也暈雉也伊洛以南素質五采

皆備成章曰暈英者雉果之目名者聲

厲耿介之專心兮參雄豔之姱姿

厲嚴整也耿介

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

巡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為疆界分而護之不相

以一雄為主餘者雖眾莫敢鳴雉也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

於時青陽告謝

朱明肇授

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

靡木不滋無草不茂

草木具榮初莖

蔚其曜新陳柯械以改舊

蔚然初生之莖曜其新暉械然陳宿之柯變其舊色言新舊成茂也械彫柯貌也所膈切

天泱泱以

垂雲泉涓涓而吐溜

涓涓清新之色泱音英涓古玄切善曰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萇曰

英英白雲貌泱與英古字通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

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鳴而朝鵠

漸漸含秀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鳴雉

貌也

鳴朝鵠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此以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鳴以少切

晒箱籠以

揭驕睨驍媒之變態

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媒者也凡竹器箱方而密籠圓而疎

奮勁駭以角槎隣悍日以旁睽

駭駭也角邪也槎所也悍戾也隣視貌睽視也奮

奮勁駭以角槎隣悍日以旁睽

其堅勁之脛以利距邪所隣其剛戾之目以旁視

其敵也散苦交切槎下荷切隣力新切睽

力代切善曰曹植關雉詩曰悍日發朱光

鷲綺翼而輕撻灼繡頸而袞背

鷲綺翼而輕撻灼繡頸而袞背

繡背如袞章言五采備也輕撻呈切撻都瓜切善曰毗音陴

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

效能

變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爾乃擊場柱翳停僮

蔥翠

學者開除之名也今僮人通有此語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柱翳於

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

鱗上加木枝衣之以葉上則蕭森下則

以徹鑿表厭躡以密緻

料戾小而徹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木無別

恐

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厭於輒切

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游雉媒名江淮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言既受場柱翳又恐媒起不早野雉希至原禽雉也雉不處下溼

故曰原禽也甘疲心於企想分倦日以寓視企想雉出專視草際心為之疲目為之倦也此以上言柱翳之後遲獲之意也善曰說文

曰企舉踵也左氏傳楚子玉曰得臣與寓目焉杜預曰寓寄也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喬桀俊

逸也言邈絕疇類異才也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扇布也形如手中叫鳴也將欲媒雉振布令有聲媒便清叫野雉

聞即應而出也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蹌而徐來褰開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愈上視外處其制未聞也今則以板矣言聞野雉應媒之聲知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乍行乍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踉蹌欲行也廣雅曰蹌走也踉音亮蹌七亮切

絕赫敷藻翰之陪鯁絕赫赤色貌陪鯁奮怒之貌也善曰廣雅曰陪鯁也藻翰翰有華藻也摘勃知切絕許力切首葯綠素身

拖黼繪方言曰葯纏也猶纏裹也言雉首綠色頸葯素也黼繪也繪畫文也也如繪也葯為角切青鞞莎靡丹臆蘭綵鞞夾尾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色青也言雉尾間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秋蘭之色也綵同也宋衛之間謂此為綵也鞞音秋善曰小雅曰鞞采曰綵音最或蹶或

啄時行時止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遠貌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也蹶居衛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蹶班尾揚翹雙角特起班壯之勢也此以上言雉之狀也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也良遊呢嚙引之規

裏良遊媒也言媒呢嚙其聲誘引令人可射之規內也呢於隔切嚙於函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

竦身而立者也善曰杜十春周禮注曰愕驚也捧黃間以密殼屬剛罟以潛擬捧舉也黃間弩名也張衡云文曰殼張弓弩也屬謂注矢於弦也剛罟弩矢鏃也以鐵為之形如十字各長三寸方似罔罟故曰罟馬對占買切挂同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

而未已射應也禽被箭躍起而反落山鷲悍害忝迅已甚鷲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越矍凌岑飛鳴薄廩越矍凌岑且飛

且鳴運來翳前也廩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善曰薄至也方言曰慙惡也禪列切鯨牙低鏃心平望審鯨當作擊舉也舉弩牙低矢鏃以射

之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雉尚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體披散如錦之分碎也逸群之雉擅

場挾兩逸群雉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而已又挾兩也善曰櫟雌妒異條來忽往東京賦曰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場說文曰擅專也

櫟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搏其雌條忽往來無時斲止也善曰楚辭曰荷衣兮蕙帶條而來兮忽而逝六韜曰條然而往忽然而來

日之儻朗發切微動之聲儻朗不明之狀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憊屏除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逝既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不定空心煩而伎憊有伎藝欲逞口伎憊也音養善曰難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名庸係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堂客

擊筑伎養不能毋出言也伊義鳥之應機啾獲地以厲響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各曰義媒見野雉紛紜

難中啾然獲地而鳴引令來鬪也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聞媒聲

蒼曰獲地爪持也三蒼曰啾聲也

機字本作敵

五臣作机

五臣作机

五臣作机

蹶地土壤相接善形盈窻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形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滿當於恣美取其意而發矢又曰既

與媒戰形當翳窗發弩極美正射其頸首頽向後臆仰却斃也

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墳大防今呼為塘也夷靡也類也易修也農不修壠此

言出塘荒廢也善曰穉菽藜糝蔚蒼葦穉稗類也菽豆也謂勞豆之屬野生也田既荒廢雜草繁茂蔚蒼葦深概貌葦蒲動切葦如

毛詩曰禾易長畝鳴雄振羽依于其冢冢山巔也爾雅曰山頂曰冢言野之雄雉振其羽翼鳴鳴高墳之上善曰毛詩

曰尚書曰降丘宅土瞻挺稷之傾掉意滄躍以振踊振羽也言雉鳴於高丘之頂捫然降下向敵不見其形而見草動也捫一本或作捫捫

曰滄失冉切瞰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瞰漸出貌也楚辭曰瞰將出兮東方向日尚書曰降丘宅土

望鷹合而翳晶雉腴肩而旋踵言雉出苗望諸處鷹然合唯翳晶然獨顯仍斂翼旋反也人斂身謂之腴肩鷹鳥簞切

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目不步體視與體違也邪眺旁剔視瞻不正常驚惕也善曰國

周環回復繚繞磐辟皆回從往復不正之貌也善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盤辟推拜

矣翳旋把縈隨所歷矣轉也把

不中輟馥焉中鎬不中輟馥焉中鎬不中輟馥焉中鎬

前剔重膺傍截疊翮正橫射也剔割也前剔重膺傍截兩翮也

來若處子去如激電來若處子去如激電

交戰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守外無鬪意也善曰管子曰民無處于處女也莊周云藐始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來若處女之畏

乍見敢出也問丑占切善曰藹與稍並同古玄切

揆懸刀騁絕技懸刀騁絕技

如轆如軒不高不卑言至平也善曰

當味值胃裂膝破膚射面也膝喉受食處也膚喉

夷險殊地馴麤異變地有平險之殊雉有馴麤之異隨變而應不可為

告勸言樂之者忘飢倦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

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妻所以愁恨者

只或作曼非

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



羨錢校改  
嗟按本  
改羨

怨其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是斯藝  
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憾胡閻切  
言遊獵馳車騁馬飛鷹走  
犬陵山越澗常乘危險也  
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  
善曰言斯藝極安從禽最逸豫言禽來就己故  
豫不  
清道而行擇地而住  
人多則雉驚故解人從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也善  
履方擇  
地而行  
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承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  
舉音據善  
鑣馬銜也董巴輿服志曰馬竝以黃金為義髦插以翟尾先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褕翟闕  
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免鷄鷄左氏傳臧僖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  
澤之實阜隸之事非君所  
及又曹劌曰君舉必書  
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  
槃樂也善曰東京賦曰若乃流遁忘返於心不覺也  
忘其  
身恤司其雄雌  
恤憂也司主也善曰左氏傳虞人箴曰忘其國恤思其虜壯  
樂而無節端操或虧  
善曰東京賦曰樂而無節楚辭曰內  
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  
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善曰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務  
而君子之所  
以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京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

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

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答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為徐令卒亦為望都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

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逸

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

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畱

呂氏春秋獨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楚辭曰欲少畱此正瑣

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淮南子曰奮袂執鏡莊子曰絕迹易廣雅曰絕滅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

軻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楚辭曰朝發軻於天津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今帝郊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音獲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

崇崇

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通天臺名已見上文

乘陵崗以登降息

郟邠之邑鄉

漢書右扶風郟邠縣有郟邠詩爾雅曰公劉所治邑也據與郟同與邠同應劭曰左傳云畢原豐郟文之昭也郟侯賈伯伐晉是也臣贊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

滅郟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郟叔又云文公滅郟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

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劉劉名也莊子盜跖

章牛羊勿踐履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  
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惡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故時

以行葦為公  
劉之遺德中  
出于齊魯經  
師注亦不能  
詳矣

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

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

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

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攻為義溝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

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

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

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

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毋楚人姓芋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

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獪也赫怒已見上注

紛吾去此舊都兮駢遲遲以

歷茲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今玄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駢傍馬也毛詩曰行道遲遲是辭曰謂憑心而歷茲

遂舒節以遠

逝兮指安定以為期

舒節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五十里

長路之緜緜兮遠紆回以穆流

毛萇詩傳曰緜緜長不絕貌也劉歆遂初賦曰路修遠而緜緜說文曰紆屈也穆流曲折貌也穆音虬

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修

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雞切

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

孝武帝傳傷李夫人賦曰釋余馬於椒丘楚辭曰是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者也

日晡晡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

楚辭曰日晡晡而願說

文曰晡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思君子為怨曠

嗟行役為歎時毛詩序曰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

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

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曰路漫漫其修遠兮

曼曼其修遠漫與曼古字通

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怨

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彊秦之暴虐兮

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彊秦之暴虐兮

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遠患不耀德以綏遠

兮顧厚固而繕藩

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兵杜預左

氏傳注曰繕修也

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誓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

脉而生殘

史記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

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遠東城斬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哉乃恬之罪也吞藥自殺

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

娑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說文曰障塞上亭守烽火者也蒙文從火古字通詞醉切班固漢書贊曰不修鄣隧其義並同障或為障說文曰障古文地字也須臾

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婆娑容與之貌也毛詩曰市也婆娑

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

史記文紀曰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有朝那縣姚察曰卬姓段

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

聖文文帝也尚書曰允恭克讓幣加加之幣帛也史記文紀曰南越王尉他自立為武帝

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

帛也史記文紀曰南越王尉他自立為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趙氏為南海

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時為龍川令使南越王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降几杖

於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

史記曰吳王淠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孝文時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

謀亦益不解也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

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邊豈如曩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

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

齊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

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高唐賦曰周覽九土

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

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初賦曰迥百里而無家

風焱發

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

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山水之溝命曰水揚波兮杳杳冥冥

飛雲霧

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

楚辭曰杳杳王逸曰杳杳深冥貌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之貌也牛哀切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涉凝露之隆霜

鴈離離以群翔兮鷓鴣鳴以嘒嘒

毛詩曰離離鳴鴈楚辭曰鷓鴣嘒嘒而悲鳴嘒嘒衆聲也音皆

遊子悲其

故鄉心愴恨以傷懷

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曰愴愴恨悲也恨力上切毛詩曰嘯歌傷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撫長劍而

慨息泣漣落而霑衣

左氏傳曰思美人兮攬涕而好眇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息也周易曰泣血漣如古詩曰淚下霑衣裳

攬余涕以於邑

兮哀生民之多故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好眇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

夫何陰曠

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

陰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臾日陰曠其六將暮毛萇詩傳曰陰而風曰曠於計切

諒時運

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

爾雅曰諒信也宋衷春秋緯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愬亦訴字

亂曰

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

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游於藝又曰樂以忘憂

達人從

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

毛詩曰我從事獨賢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

何憂懼兮

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君子履信無不月兮雖之蠻貊

東征賦

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畱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畱述所經歷也

曹大家

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聘世叔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修漢書

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惟是也東觀漢記曰和帝年號永初

時孟春之吉日兮撰

良辰而將行

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

乃舉趾而升輿兮

夕予宿乎偃師

左氏傳曰鬪伯比曰莫敖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都後為西亳即古之易亭周秦

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

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恨而懷悲

楚辭曰愴愴懷恨兮去故而就新

明發曙

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

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

觀中注所引  
楚詞則別本  
亦有不作辰  
良者

情而自非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諒不登櫟而椽蠹兮得不陳力而

相追登櫟椽蠹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櫟而椽

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作構木爲巢以羣居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燧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

飲水食羸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兆域今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

無別椽蠹蝥而食蔬撫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卵生曰豕胎生曰乳豕與

歸論語曰吾從衆就列已見上注墨子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楚辭曰夫唯捷

徑以窘步王逸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辭曰忽反顧而游日韓詩

日徑邪道也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

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洛

修遠以多艱鞏居勇切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漢書河南郡有

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臯縣涉封丘漢書河南郡有

旋門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牢是也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即春秋所謂敗

今號亭是也卷丘圓切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

懷土孔安國曰懷安也遂進道而少前兮得

平丘之北邊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

衰亂之無道兮乃囚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又曰慎終追遠史記曰孔子將適

匡人遂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平謂

止孔子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

棘之榛榛丘墟已見上文漢書伍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

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惕寤覺而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

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遠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遠氏遠

爲亂又曰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爲祠唯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老子曰莫不尊

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論語曰文王既沒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

子曰親疏係乎勢利不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史記衛

尚水經注引之作饗

校增武字按注則無○甚原校云日本按呂向云崇陽武卷皆與名可○應有武不當送

李少温謙卦作  
嗚有謙之者殆  
未見吐注邪  
謹堂

崔浩曾注吐賦  
見水經注

至今云歲次者  
誤自安仁吐賦始  
然因敦乃歲名  
非十二辰亦不容  
目之為次

成侯貶號曰侯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為庶人衛絕祀孫卿  
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向上  
書曰周室多禍遂陵夷不能復興  
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跛陀也  
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  
論語子夏曰死生  
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  
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  
有命富貴在天家  
形於一也命已見上文禮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怒而與人  
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  
好正直而  
乎子曰其恕乎已不欲勿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  
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求福不  
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  
楚辭曰招貞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  
良與明智

今盍各言志慕古人兮  
揚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  
先君行止則有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  
先君謂彪也有作謂北征賦也論  
語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  
俟其時  
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  
靖恭已見上注  
敬慎無  
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  
道上猶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下正論語曰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九  
西征賦  
賦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  
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安令因  
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喬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岳陽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  
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玄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  
口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  
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  
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  
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一會所會謂之辰  
潘子憑軾西征自京  
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也  
徂秦  
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楊節賦曰馮子耕於鄜  
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  
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徂在也  
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  
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分之貌  
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  
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沖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  
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亦可名變耳甄已見魏都賦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漢書  
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周易  
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  
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

文選卷九

西征賦

潘安仁

歲次玄枵

徂秦

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

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

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  
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

西征賦

西征賦

豫東征賦曰修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修短不豫期也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左氏傳

日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納旌弓於鉉台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庶績於帝室冠辟太尉府掾孟子

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合學曰三公在天法三公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

日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

士師而一點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道而事人焉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往而不三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遍於四海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安崩

返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過密天子寢於諫閣百官聽於冢宰臧榮緒晉書惠

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邊絕密靜也彼負荷之殊重雖伊紀曰帝諱衷字

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總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

周其猶始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旦之輔成王有流言之誦左窺七貴於漢庭

詩一姓之或在七貴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庾亮表口向使西京七族皆非無危明

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

通主以不巳專也于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以安其位祗為

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孔隨時以行藏

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言孔遽有知微知章之學故

卷中庸之流苟蔽終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隨舍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

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

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辟匹亦切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

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言已隱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

謝承後漢書鄭玄戒于書曰黃中為害萍浮南察位偏其隆替名節灌以墮落危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攣之寔非

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素卵之累殼甚玄鷲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

之貌洛罪切灌亦壞貌七罪切累卵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鷲備壞敗

築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殼苦角切夕獲歸

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楊駿府主簿駿匪擇木以棲集聖主得賢臣

林焚而鳥存擇木已見魏都賦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頌曰上下權

然交欣千載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也張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

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渥恩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救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

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口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

主之

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

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

文選卷一

破公家而成私門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

之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

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疾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

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置酒沛宮乃起舞慷慨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傷矧匹夫之安土

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况也漢書曰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

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賦曰闕庭神麗眷輦洛而掩涕思纏綿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

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二十五里楚辭曰長人息以掩涕張升與任爾乃越平樂過街郵

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名也鄜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二丈謂之臯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厲兵毛萇詩曰

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鏡切西周見下注解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

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澍化流岐商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

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剋走馬率西水澍至於岐下史記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倍與魯同外與幽同旋牧野而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與紂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騶遲強也能材強道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

者惟有武王爾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尚

曷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鑿亾王之驕淫竄南

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鑿亾王之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鑿亾王之驕淫竄南

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亾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

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棹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亾哉日亾吾亦亾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

比於日言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

舛不齊也爾雅曰迢遠也今協韻為呼喚切考士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廓遂

鑽龜而啓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目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

三十卜手七百杜預左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邑二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

左氏傳注曰緊語助也望圉北之兩門感號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

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頹樂及徧舞為樂禍而討之既尤之矣及乎享王闕西備樂

見乃效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黜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徧樂禍也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迎王王入于城取太叔于溫殺之鄭玄毛詩箋曰

弘廣也重晉靈壅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鬪欲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

聞古之長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各景悼以迄巧政凌遲而

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十位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宮之喪職秩者

以作亂單于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

王子朝入於王城單于如晉告急晉智罽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

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巧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巧音

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

奚曰魏子于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

神器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自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丁慎觀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旬桓公卒威公立卒于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

語子曰那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名之在茲澡水經注作濟字林曰孝水在河南神鄉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里天赤子於新

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

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

倚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于泉列子曰魏

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

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次而好

還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騏驎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

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次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曰遠思長想秦虎狼之疆國趙侵

錢云延吳延陵吳季子也注合引東門吳事未安

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芟城借恥東瑟之偏鼓提西

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



岳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

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為一擊岳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益謂之岳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

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

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

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

智勇相如也忿悁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劣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悁忿怒之日久也

當光武之

蒙塵致王誅于赤眉與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回谿不尤肯以掩

德終奮翼而高揮

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與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陞書勞

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臯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線以授戈曾

隻輪之不反練三帥以濟河

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襲鄭蹇叔其南陽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

致霸其有以

言若值庸主矜而復諫始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復諫違

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

降曲嶠而憐號託與國於亾虞貪誘賂

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

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

劉澄之地理書曰希有純石或謂石希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

肆肆市朝从  
五臣注作畫  
抹為是

壁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壁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亾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我徂**

**安陽言陟陝鄂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鄠善長水經注曰袁水出袁山北流

出谷謂之漫瀆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瀆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 **美哉邈乎茲土**

**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

**鵲巢**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亾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

**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霍泚既獲許而中惕追皇**

**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鎬**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爲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

將李儼郭汜擅朝政儼質天子於營儼將楊奉叛儼儼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儼泚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

劉狄剝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亾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 **痛百寮**

**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有塞裳以**

**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福小撮舟中而掬指**革嶠後漢書曰李備等大戰弘農百

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衆擊霍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絹挽而下餘人備

可指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

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寐子虛賦曰洞胸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塞裳涉洧

又曰攘袂而與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中之指可掬 **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

**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于

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

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翼

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鄠善長水經注曰春秋

曲沃而得各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

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卒伯曰大都偶國亂

之本 **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 **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

僮五臣本  
作僮

注又曰字誤

漢本高紀顏  
注中作作者漢  
之曲沃爲成師何  
居

陵衿帶已見上文孫或開關以延敵競逃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

延敵九國之師遜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

者穰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

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噤巨陰切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峭

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噤門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

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漢六

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雖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

厭紫極之閒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觀貌而獻餐疇

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為宮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

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

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媼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

天寒媼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媼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媼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昔明王之巡

且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媼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曉猶謝也

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

清道而後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檠駢彼白龍之

馬口中長銜也檠巨月切淮南子曰消注刻刑許慎曰消峻也毛詩曰徒御不驚

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

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

陵上之漸何可長乎

讓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

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諡曰戾以湖邑園鄉為戾園又太

子戾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

園裝作原

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

去此舊都駢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園鄉縣東

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

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發闕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嶽之陰崖觀

名桃原古之桃林也

高掌之遺蹤漢書湖縣名今號州闕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

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溯古字通獻帝春秋

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

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負高

掌遠蹠以流憶江使之反壁告亾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

河曲闕音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壁曰

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  
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不語怪以徵異我

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愠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

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憝孔安國曰憝惡也魏武赫以

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為戰

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所用之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之多者也漢書楊雄即趙充國

圖画而頌之曰料敵制勝碎揚桴以振塵繡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

京觀字書曰碎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繡

破聲也呼麥切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

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碎音耕切倦狹路之迫隘軌踦驅以低仰倦極也司馬相

如大人賦曰區中之隘狹廣雅曰踦踦傾側也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

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維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系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寶雞前鳴甘泉

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賦曰標紛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褰斜石濱沂隴褰斜沂隴並已見上文

後涌寶雞甘泉並已見上文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占文以為終南此賦下云

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一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岡乎嶠冢九峻巖辭太一龍從

見上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蒼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思玄賦曰

憑歸雲而遐逝楚辭南有玄壩素澹湯井溫谷玄素水色也壩澹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沉湘之玄淵又曰含素水而蒙深湯井

溫湯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在藍田縣界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二

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南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鄭玄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為陂灌漑者鄭白已見林茂有鄂之竹山挺藍田之玉

上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

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

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賦曰定惟地之輿區神臯勁松彰於歲寒

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

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

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其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先立其子為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

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履大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

以沮眾淫嬖衰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

威為亾國史記宣王崩于幽王宮淫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彘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威呼滅切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

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俛生理以報勤外罹西楚

之禍內受牧豎之焚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水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乾坤以

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

度而已也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帝天生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

澤靡不漸恩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率土且弗道而況於隣里乎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製造

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

識家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之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籍舍怒於鴻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籍舍怒於鴻

門沛跼踖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搦白刃以萬舞

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

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曰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搆挺也力刃切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

揚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

靡不激揚也

其何傷史記曰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

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胷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漢書曰秦王子

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漢書曰疎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

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

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福毛萇曰祖而舍較飲酒于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金墉罄其萬雉峻嶒峭以

繩直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

閼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都中雜選

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勵

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釐政

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巡

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塵管庫蕞芮

於城隅者百不處一言今之寺署蕞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

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侯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廩市中

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蕞聚貌也音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

而銳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

滌蕩亾其處而有其名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爾乃階長樂

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馭娑而欵駘盪輻杵詣而轢承光徘徊

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驚雉雒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

離而余思之芒芒驚雉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

縣史游急就章曰乘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

蕭曹魏邴之相並已見辛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域

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域

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域

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

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

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

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

教敷而彝倫叙兵舉而皇威暢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

霍也尚書曰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

氏傳注曰投棄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暨乎稔侯之忠孝淳深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

羅襲白刃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緣是著忠孝節封為稔侯音妒陸賈

之優游宴喜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大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漢庭長卿淵雲

公卿間名聲籍甚答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馬長卿王子淵楊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修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大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

擢為宗正著疾讒擄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

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略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

之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杓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

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

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干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平衣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

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戟平乃結為親友錄此天下稱之也汲長孺

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

聞人之善進之上惟恐後班固贊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

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漢書曰終童字子雲

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

試表曰終軍飛翠綏拖鳴玉以出八禁門者衆矣鄭玄禮記注曰綏纓之飾也禮

以妙年使越記杜詩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謂日磾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

謂賈誼言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澱也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

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

謂賈誼謂廣漢或有大才而無貴仕

在耳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聞令望左氏傳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

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竟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

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合水曰許班之貴熏灼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才五臣本作  
名一本焉下  
復有名字

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

軾樗里於武庫漢書曰樗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

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轍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

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各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

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泗池鑿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漢書贊曰武帝設

語注曰鑿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曲陽僭於白虎

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化奢淫而無度

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修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

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

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樂大皆方術士說亦何俾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祕

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靈若翔於神島奔

鯨浪而失水爆鱗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

漢而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致叩菑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

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嶽以虛美班固

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惑蒟醬叩竹杖則問洋柯越駕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又東方朔曰甲乙之

帳臣瓚曰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曰武帝

登封泰山封禪書曰勒功中嶽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

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餘竝已見上文賜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

則復始窮則反本方言曰賜盡也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漢書曰孝

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上幸虎圈鬪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

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能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

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書賢衛

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具良與明智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

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左傳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掩細柳而撫劔快

曰鑑照也荀悅漢紀曰趙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以奇見幸故曰聲流津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體輕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

之倨貴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人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

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

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說文曰擅拜舉手下也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傳注曰倨傲也

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算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

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罔

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昭王昭襄王也廟算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眾感出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勿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

之道村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竟忠諫之是謀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窺秦墟

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陞殿之餘基裁岐蛇以隱嶙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

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貌也八衍切岐蛇頽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岐蛇之長岐隱嶙絕起貌想趙使之抱壁瀏睨楹以抗憤

史記曰秦王得趙壁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相如因持壁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壁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瀏睨目清貌也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

袖而右手持匕首提之未至身秦王擊而自引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鈇以脫臙史記曰荆軻之

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矐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狙候也七深切尚書刑德放曰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

而可愍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簡良人以

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者衛之

公孫氏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

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矯詐以為是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烟史記曰盧

求仙藥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賈雅曰穽坑也才性切郭璞方言注曰今

江東呼火熾猛為煬余亮切國滅人以斷後身刑輟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

可復牽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入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

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輶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輶

之辟二人為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

首故曰啓前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

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假讒逆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赤受命持天權

莊子曰鉗赤受命持天權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

獲可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東征賦曰惕覺寤而顧問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

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闔樂

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五日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

黔首弗許闔樂麾其兵陵二世史記曰趙高止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

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史記曰趙高止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

振作降王於路左史記曰趙高止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

遂刺殺高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紆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

降已見史記曰趙高止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

上文史記曰趙高止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

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眾寡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眾寡之用者勝也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秦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

東嶺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

貫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燕丹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感市閭之鼓井歎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

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

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

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

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說文曰鼓麻蒸也阻畱切然鼓井即渭城賣

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庶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文曰許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

邑之地又魏驪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

漢書曰蕭望之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左遷太子太傅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

而必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

元茂九錫文曰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

存威格乎天區以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林步毀垣

以延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伊尹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

辭曰結幽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伊尹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

越安陵而無譏諒肅心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

蘭而延佇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

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漢書曰爰盜字絲楚人也為

無聲之貌也冥靜也漢書曰爰盜字絲楚人也為

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

長山當是山

之本名因山

為陵耳三秦

為嗣益進說王以此怨益使人  
刺殺益安陵郭門外益烏浪切

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謔隕吳嗣於局

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

茲沮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

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見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書聞爰益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賴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計謂不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

些孝元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

褻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

稷之王章俛幽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俛使

怙滯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因情也一日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

嬖之凶忍勦皇統之孕育小雅曰怙怙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

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日而豺聲忍人

張舅氏之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

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

刺哀主於義域僭天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

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

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潔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以明節投

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

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

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

宗祧汙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山之巔以為闕毛萇詩

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

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汗與洿古字通音烏方言曰隳壞也

羞一作禪

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伎哀以拜郎

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

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項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

術而同

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

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

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

漢書音義應劭曰宣帝廟曰樂游又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侔德

殷宗周宣矣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北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

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

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

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諡曰思后故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泰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

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汚

下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

曹植閒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嶷甘泉固陰沍寒日北

至而含凍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五柞在整屋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

漕渠已見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

漢書武帝發

其池則湯湯汗汗澆澆彌漫浩如河漢

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

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厓

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且似湯谷夕類虞淵

周易曰

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之汜曙於濛谷之浦

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

起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神池靈沼黑水玄津豫章珍館揭焉中時

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

儀謂法象

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戴禮曰漢天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牽牛織女象也

崑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孔安國尚書傳

曰十一年曰紀武帝元狩二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

鄭玄

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說文曰趾基也

振鷺于飛鳧躍鴻漸

毛詩曰振鷺于飛周易曰鴻漸于陸

乘雲頡頏

隨波澹淡

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上林賦曰浮滌汎濫隨波澹淡

灑灑驚波唼喋陵芝

灑灑出沒之貌高唐賦曰巨石

渤以灑灑西京賦曰散似驚波上林賦曰唼喋菁藻

華蓮爛於淥沼青蕃蔚乎翠瀲

說文曰蕃草茂也夫袁切瀲波際也力奄切

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

釋穿

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

湯谷一本作賜石

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

而菜蔬芣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

故毀之而又復

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凡厥寮師既富而教咸帥貧情同整檝權收呂課獲引

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

其舉所致多少也

徒觀其鼓柷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

言欲迴輪必先鼓柷也郭

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柷為軸舊說曰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緝也輪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緝綸也灑亦投也挺拔也叉取魚也西京賦曰叉簇之所攬柷

織經連白

鳴根厲響貫鯁尾掣三牽兩

織經連白網也連白以白羽連綴網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為

聲音曳織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人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矜猶繫也音的字書曰掣牽也

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

黏微

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鯉二魚各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也

華魴

躍鱗素鱖揚鬣

鬣已見子虛賦

雍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霏霏

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鸞刀已見東京賦

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

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

傳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鞏洛之鱗割以

為鮮粹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鞭陽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閻沒女實將諫饋人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楚以歎中置自答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腹為君子之心爾乃屬厭而已獻了辭鞭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

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言將還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蓐也毛詩曰文茵暢設楚辭曰新沐者必晞冠新浴者必衣

徘徊豐

鎬如渴如飢心翹歎以仰止不加敬而

豐鄆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詩曰

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

布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

且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

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鄙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

德延祚莫二其一

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豐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

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

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

難臻其極

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

子羸鋤以借父訓秦法而

著色耕讓畔以間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

息

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有德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

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開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

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

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爲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上也謂和土以爲器也埏朱然切埴市力切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

不昏作勞密邇儉狃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爲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爲渾尚書曰惰農自安不

昏作勞左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儉邇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

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製焉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

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已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

克曰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孔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十終



